



交流

* LIU Kung Sui *

1930 9 8.

流 交

作 英 時 穆

LIU Kung Sui *

1930 9 8,

1 9 3 0

店 書 草 芳

四 街 盤 棋 路 馬 四 海 上

有所權版

1——2000册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

角六銀實

雖則是初夏，但那鄉下的太陽赤裸地，熱情地罩在頭上，却也夠叫你受。

這時太陽已往西斜，可是鋪在地上的，白熱的光仍炙熱得可以。有時太陽底下閃過絲縷的白雲，地上也跟着掠過一大塊陰影；吹上來的風才透着些微涼意，風裏夾着來的焦香，和鐵杓撞着鍋沿的急聲才有些誘惑的意味；在地上躺着伸出舌頭喘着氣的野狗也抬起頭搖着尾巴往空中儘嗅。

大西飯店裏是充滿着喧譁。

各人的臉全是汗混着泥，蓬鬆散着頭髮，運動馬甲粘着背，汗從那裏沁出來，溼透了全背。只有俞天福仍穿着長衫，汗也沒流，彷彿就不曾玩過籃球似的。頭髮短短地挺立着，臉上稍稍微透些紫紅——就這一些玩過球以後透出來的血色，才顯出這還是活人的臉！他怯怯地捧着汽水在喝，像是怕給汽水淹死似的，只不敢像別人那樣的仰起脖子，儘量灌，終於倒在玻璃杯裏，像不會喝酒的人喝酒似的，緩緩地，怯怯地喝。第一個看見他的怯模樣的，是頂雄霄，而第一個笑的是趙忠益。雄霄看見俞天福臉上的一塊僅有的泥迹，憶起剛才玩籃球時，他把球傳給他，他不想接，接不着，撞在身上的怯樣，也笑了。

「真好笑，哈！」老怯今天又和球接吻呢！」趙忠益看着俞天福臉上的那塊泥迹，豪放地笑。

「真的，雄霄傳來的球可真重，真難接！」俞天福怯怯地笑，想掩飾

他的怯，然而他的窘急却更明顯。

「對不起！」惟有雄霄是不斯斯悔他的，常向他道歉；因此，他跟雄霄也比較親密些。他覺得自己到處受人家的輕蔑，只有雄霄時常幫他。他很崇拜雄霄，很愛雄霄。他看着雄霄的英俊的臉，感謝浮上了他的心。「大約是他想慌了，看見球以為是妙人兒的臉，所以趕上去接吻！」這話可對，老怯？」那喜歡談諧的左展俊在大家大聲發笑以前搶着連珠似的說完。

接着是鬨然的大笑。

裏面一陣敲銅沿的急聲，外邊是堂倌的怪噪子，他們要的蝦仁銀鮑來了。

李蔭在自己的碗裏撒了些胡椒粉，替雄霄也撒上些，問俞天福要不要；俞天福還不會回答，他已替他撒了滿碗都是。

「餓了！餓了！……餓了！……」愈天福的敢怒不敢言的神
情，愈顯得更其怯懦。

他覺得很有些忿忿然，頰上一陣紅，却顯得更其英俊，誰也不會感着牠如今正
湧騰着援助弱小的革命家的熱血，痛恨強大的，英雄的俠腸。

「老怯有未婚妻沒有？」

左展俊假裝正經地說。

「有了！——」和老怯是親戚的蔣美蘊望着愈天福笑。「聽說，很美呢！」

那做媒的謝老兒說：像林黛玉似的，喜歡哭，多愁善感——」

「那爲什麼跟球接吻？愛情太不專一了，打倒！」左展俊不等他說

完，就搶着說。

愈天福絕望地望着四周，彷彿弱獸受獵人的追迫，知道是無從逃遁了，
戰戰兢兢地待死。大家輕輕地笑着，很不經意地把眼光圍着愈天福，這使得他
更慚促了。唯有雄骨雖則也笑着，但他的笑是不平，是安慰，是援助。

他覺得這許多人連合着支解一個弱者，未免太卑鄙了！他同情着，可憐着俞天福，正如革命家同情弱者一樣。

趙忠益盛望着雄霄，突然說：「小頂，你怎有些女性似地！——真的，有些女性似地！」

大家像給提醒了似的，全望了他一眼，果然有些女性似地，但他他是娥媚中帶着英挺的氣概。——可是大家不會打趣他，似乎對他有些隔膜懼。

回宿舍去，得穿越操場。濃鬱的樹叢圍着四周，枝杪上斜挂着半個落日，非常大，映着天空異樣地燦爛。紅色的霞像纏在樹頂，無際的蒼碧做了邊框。一陣歸鴉從頭上墮呼地飛過。遠遠地涼風送來採蠶的歌聲。

吃了晚飯，雄霄回到了房裏去，那綽號稱為怪先生的黃仲懷已在那兒跟他的幾位同鄉爭論了。雄霄聽了不懂他們的話，單覺得總是又在爭什麼一元論了，因為他們爭論得怪激烈的。怪先生仍穿着他的冬天當單袍，夏天

當長衫的那件白洋布長衫，戴着那頂黑絨的冬溫夏涼的小帽。房間裏的人全注意地玩味他們的姿態，很有興味，很可笑。他們却帶着學者的互相切實的的研究態度爭辯着。

雄霄躺在牀上看怪先生以為好的李石岑演講集，看了幾頁，就隨手拋開，拿起他自己以為好的曼殊斐爾小說集來看。

現在是怪先生在說話了，他的沉着的声音，一聽就知道。雄霄抬起眼皮來瞥了一眼：怪先生正捏着那頂絨帽的大結子，懸空拎着；他的朋友像聽名人演講似的歪着頭，拉長了頸兒。雄霄手拿書，眼却玩味着他們的怪態，不由好笑。

一片漂亮的二黃倒板從對面李蔭的房間裏鼻起，接着是一陣陽影的怪噪子，把怪先生的聲音壓平了。雄霄又注目到書上去，但他的擱在桌上的脚却跟着京胡的抑揚把脚趾在桌面上敲敲地搖動。

一個穿學校制服的人含着謙虛的笑進來，問雄骨在不在。雄骨拿了書起來，那個人也看見了。

「噢，你在這兒兒！——明天要跟日大學比賽了，你們班上的啦啦隊長是誰？」

「哦，我到忘了，就讓趙忠益做吧。——喂，我們班上就要開遊藝會，學生會的幕可能借給我們？」

「可以！——你明天吩咐趙忠益來領傢伙，別忘了哪。」他點了點頭就走。

「那不是學生會主席胡克開？」和雄骨牀鋪相連的那個人把詢問的眼光掃過來。「遊藝會幾時開？」

「下禮拜四。」雄骨仍躺不去看書。

怪先生的整調又從漸漸平靜下去的嘈雜中起了出來，他的怪態又把各人

的注意力吸住。

雄雉的脚趾仍隨着京胡在桌面上搖動，手仍拿着書，眼和耳欣賞着目前的怪景，佔據着心裏的却是日間大西飯店裏的情景。「嚇，女性似地！」他感着稀有的侮蔑然而違反本願地微笑了。「近乎女性的美誰希罕？得做個堂堂的丈夫！」侮蔑，稀有的侮蔑！可是一陣快樂反無理由地擊中了他，他覺得這侮蔑的可愛。不，這怎麼能！怎能忍受？但浮上他的嘴角的却是愉快的微笑。他扔了書，把枕頭緊緊地一捏，彷彿這樣就可以抹去女性似地的侮蔑，但他現在在反而愛那侮蔑了！那侮蔑的愉快是發展着；微笑傳染了別人，看見他微笑的也微笑着。

「微微地笑着可有什麼樂意的？」

這些話輕輕地在雄雉的耳膜上拂過，他是在快樂中盪漾，什麼也不能

打動他，漸漸地沉入快樂中了。

「睡啦！」也不知過了多久，怪先生的午夜鐘聲似的聲音把他從快樂中驚醒，就寢的鐘聲的尾韻在他的記憶上向微微地搖曳。靜寂寂的多半已睡熟了。

「黃仲懷！」他下意識地喊了一聲。

「幹嗎？」

「沒有什麼。」他才憶起自己並沒有什麼話跟他說。

「噲，這不是怪？」他脫着衣服，疑視着他的臉。

雄雉自己也覺得好笑。他想想：「這位怪先生大約又在觀察他的心理了。」他也脫了衣服睡了。

靜寂佔領了一切，只有窗外閣閣的蛙鼓和帳外陰陰的蚊聲起着交響。

星期日的下午，K大學的足球場的四週早已圍了許多人。新劃的白線在草上是十分顯明，離白線二尺是新裝的矮竹欄。場北是日大學的學生，場南是K大學的學生，其餘是來賓——那是包含着學校附近的鄉村中來的和從上海來的。靠近足球場的是兩座皇宮式的宿舍，東院和西院，現在在那許多窗口全掛着空的餅乾箱子，代銅鑼的。

看的人越來越多，站滿了場的四周，擠着，嚷着，夾着孩子們的哭聲。竹欄開始往裏斜，吱吱地響。

一陣喊聲，掌聲從場北起來。「碰！」一隻足球飛上了半空，然後往場內落。一羣H大學的球員陸續地，跳躍着進來。場南K大學的學生也輕蔑地對他們望。鄉下孩子是歡躍着，鄉下人是崇拜英雄地，驚異地談論着。到了場內，那做隊長的就往落下的球，不等牠到地，只一脚箭似的射進了球門。接着場北就是一陣喊好，一陣掌聲。

場南也起了吶喊聲，掌聲。

「啦，啦，啦！」

啦啦隊一個個小丑似的戴着無常帽，穿着上下連的衣，拿着傳聲筒，接連地往場內跑。「碰！」另外一個球與炮仗同時飛上半空。K大學的福景領着K大學的球員跑進來，又是一陣炮仗聲與掌聲，吶喊聲混和着。

H大學的學生也輕蔑地往這邊望。鄉下孩子更起勁，鄉下人也更驚異的一個個睜大了眼睛。啦啦隊在場內繞了一周，神氣十足地經過場北，在場南

分佈開了。球員在另一個球門前站定，開始練習攻門，傳遞，以及其他出風頭的動作。

喧鬧地過了一會兒。

「橋，橋！」 裁判員吹着銀笛。

「K大學，啦啦，啦啦，——啦啦！」 K大學的啦啦隊有節奏地領導着K大學的學生喊了。帽子全拋上了半空。日大學的學生也同時齊聲的喊了，帽子也拋上了半空。

餅乾箱子的嘈雜的聲音夾着鑼鼓的聲音響了起來。K大學的啦啦隊興奮地，有訓練地喊着。

當那些三帽子落到地上時，球和人已在草地上滾。雄骨往場內一望，只見K大學的球員往日大學的球門直湧。日大學的學生全逼住呼吸擔心地望着，像替他們的球員用力。K大學的學生伸伸頭。——

脚，彷彿他自己也在裏面拼命衝，但這一脚却踢在蔣美蓮身上，他只逼住呼吸，望着場內，却不會理會俞天福在賠不是。

不幸！雖然K大學的前鋒是這樣的勇悍，把日大學的守門員弄倒了，並且有兩個壓在他的身上，中鋒還惡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球仍給他擋了回去。

那次比賽可真是殊死戰，雖勝了就有錦標希望。打的喊聲從場南場北發出來，球員們不管它是球是人，提起腿就踢；，評判員也有人說他不公正了。

K大學的球員肉搏地向那面的球門突進，人在球門前擁成一片。像戰場上似的，充滿了人們的呼喊和鑼鼓，餅乾箱子的雜亂的聲音。「碰！」K大學的右內鋒踉了下去，球也隨着往球門飛。「哈啦！」K大學的學生全跳起來，把帽子拋在半空，喊着，拍着手。炮仗也飛了起來，一個個接着

一個。日大學的球員喪氣地看着跨着一字坐在地上的守門員。「滾！滾！」
裁判員的銀笛長鳴着。球在日大學的球門的網內儘轉着！啦啦隊拼命的
喊，唱，跳。

俞天福扯住了蔣美蘊打圈子轉，狂跳着。「啊，這一下多妙！」他
喃喃地反覆着說。蔣美蘊的高興幾乎給他打了回去，他想「你這什麼樣才妙
呢！」

雄骨和黃仲懷會意地一笑。

「雄骨，據你看來，這一下很有藝術意味吧！是不是，天才的藝術
家！」

「仲懷，這是因為平常有訓練，所以今天打得進，因果律在這裏可也用
得着！是不是，理智的動物？」他也學着他的怪樣打趣他說。
下半時才開球，球就在K大學的門前轉，果然，不久就進了球門。場

北是喊着，跳着，鬧着。場南却不高興了，一絲聲兒也沒有，除了那些嘈雜的議論。俞天福嘟囔着怪守門員太不興。

比賽快完時，球在H大學的門前湧，K大學的前鋒帶着球向前衝，但H大學的敏捷的守門員又給擋了回去。

只有一分鐘了，K大學的中鋒把守門員弄倒了，一同躺在地上。右翼與左內鋒衝了空，跌在網裏。球落在內衛線止，H大學的內衛正趕過去，K大學的中堅已搶過來，只一脚，球在門的角上飛了進去。

「滴，滴！」是評判員宣告終結的笛聲，人却已逃也似的跳上了汽車。

倒在地上的球員還未及爬起，闕的一聲，K大學的學生不約而同地往那面衝，H大學的學生來不及逃，頓時打成一堆。俞天福想去搶饒鉞，却給人家順手一下打在頭上。

剎那間，日大學的大旗給撕了，日大學的學生也逃了，撕打才慢慢地停下來。K大學的學生臉上全耀着得意的神采，送着狼狽地逃回去的日大學的學生出校門。

轟天的炮仗在校內響，空中耀着一片驕傲的喧嚷。

星期四一早，交誼會的節目單出現在飯廳前的告白板上。多而有精采的節目，大而遷延淋漓瀉的宇吸引住吃完了早飯的人們。雄骨從飯廳裏出來，經過那兒時，高傲地瞥了一眼，認識他的，帶着羨妒的神情喝采似地說：「嚇，好一個今晚上的主席！」出風頭啊！」

節目單上的第十四個節目是：

「可憐的秋香——陸霞玉女士；惠郡女學。」

「陸霞玉女士！」蔣美蘊看到這裏，不信地叫了出來。「陸霞玉！」

嚇，今晚不上班吧，老怯，可別再怯怯模模怯怯樣啦！」蔣美蕊調侃地對俞天福說。

俞天福只看着陸霞玉三字，不答。突然地轉身趕上雄霄得問道：「怎麼？陸霞玉——是嗎？」他的遲澀的聲音顯得很不自然。

雄霄似乎不明白他的話地望着他。

「今兒晚上表演可憐的秋香的是……是陸霞玉女士吧？」

「爲什麼不是？」他的羞縮的態度，使雄霄討厭，但又覺得可憐憫的懦弱。「怎麼？你這話什麼意思？」

「唔！」他沉思地去了。

雄霄望着他的瘦小的背影驚訝着，他的畸側的步趾引起了他的不快。吃完了晚飯，還不到六點半，雄霄洗了臉到飯廳時，已有許多人把台前

的坐位佔據了。台上是自己級上的人在那兒鋪地氈。

「這地氈慢慢來不要緊，工夫多的是，先得把座位擺停當了——不，先把飯廳門關起來，不是本級的不准進來，免得阻礙辦事。」他吩咐自己級上的人。「嚇，討厭，你們怎麼讓他們把台前的地位佔了？」他站在台前對佔據着座兒的人們道：「諸位，對不起！」這兒是表演員和教員們坐的——」

這時，茶役們扛了許多課堂裏的鐵椅子來，問雄霄擺在那裏。

「諸位！實在對不起，請往後讓？」

跟雄霄認識的，覺得不好意思，就往外讓。別的看見有人往外退，也就跟着讓。茶房們開始擺那鐵椅子，那當兒門全閉上了，就有人從窗口跳進來，雄霄就嚷着叫關窗。窗是關了，椅子也漸漸的擺成了行列，可是人已有了不少；全擠在最後那排鐵椅子的背後；香蕉皮，花生米，瓜子殼漸漸在地上散佈。雄霄不由皺眉。

辦事的人在事情全停當了以後才到！穿着各人的頂漂亮的衣服，襟上綴着一朵紅綢花，一條黃緞帶。分配好他們，雄霄才憶起招待室裏不知怎樣；他想着就往外跑。蔣美蘊趕上來道：「雄霄，怎麼你的緞帶還沒弄上？我替你弄上吧。」

「喂，蔣美蘊！茶點是你管的不是？」他站定了讓他把那特別大的一朵黃綢花和那特別闊的一條寫着「主席」的黃絹帶往他制服的左胸上綴，接着一陣快樂啃着他的心。

「是的，我放在消費社裏。」他給他綴上了。

會場差不多擠滿了，那些椅子全失了牠們的整齊的行列，在後面的人坐在桌上，更後的把桌子疊起來，桌子就漸漸地均勻地高起來，堆成了人的小山。喧囂的談笑聲充滿了偌大的飯廳。天氣是那樣的熱，人是那樣的，多，頭上的汽油燈是那麼的大，空氣就慢慢的變成悶熱而難受；但人們仍忍

受業者。

雄霄瞥了會場一眼。啊，這光明燦爛的會場！台前的兩根柱子滿繞着五色的小電燈。台上，遠看去像瀾瀾漫漫着緋色的雲霧。台下面是彩紙在觀衆的頂上盪漾。可是人是那麼多，想到這，就不由有些心慌。

「嘿，雄霄，你瞧老怯今天多漂亮哪！嚇，這夠漂亮的，今天看你出風頭！」左展俊拉着俞天福嘻嘻哈哈地走來。今晚的可幕員正是他們。

「快去把幕管了——怎麼這多晚才來？」雄霄急忙地往招待室去，聽了他們一眼，俞天福臉上白了許多，但很不均勻，大約約是搽了雪花粉吧。招待室裏只有二個招待員坐在那兒閒談，全是漂亮的洋裝，鏗亮的頭髮，在燈光下覺得太白而有些帶青的臉。

「他們呢？」一陣刺鼻的香水味圍着雄霄，直哽着他的咽喉。

「在房間裏裝飾吧？」

「李蔭也沒來？——真糟，他是招待主任怎麼到現在還不來！」——他很有些忿鬱，幾乎灰心了；那些二人只知道出風頭，自己的責任却丟在一旁不管！

「我說，回頭表演的來時，先請他們坐一會，吃些茶點，就領他們到飯廳裏來——茶點就在蔣美蕪那兒。」——雄霄瞧着他們的一身新洋裝，就不耐煩。他惦记着會場，便往外走。

跨出了招待室的門，呼吸也舒暢得多。憎惡虛偽與金錢的奴隸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情緒，在他的意識上閃耀。門外一陣汽車的喇叭聲傳到了走廊裏來。往惠郡女學去接那表演的女生的趙忠益出現在走廊的彼端。他催促地走着，遲緩着粗邁的脚步，使得和一個教員模模樣的人的步趾諧和着。許多穿得極漂亮的女子優雅地向這邊走來，走廊中響着魅惑的高跟鞋的誘人的聲音。她們也看見了雄霄，便走得更優雅地！

「噯，頃！招待室裏有了人嗎？」趙忠益故意抑遏着嗓子，很輕柔的問雄霄，他的態度顯得異樣的滑稽，文雅而帶些粗魯。

「有了！——請招待室裏坐吧。」雄霄讓在一旁。他們看了他胸前的緞帶，又望了望他的臉。他覺得胸前那朵緞花彷彿在顫動着。

趙忠益很偏促的決不定該替他們介紹不？要是介紹，恐怕自己的粗魯顯現出來。他正猶豫着，她們已走了過去。那教員模樣的，詫異地望了他一眼。

雄霄從後面望那些誘人的背影，却見那個年齡比較小，還不會把頭髮剪了的陸霞玉正回過頭來看他。多可愛！兩條短而蓬鬆的髮辮綴着兩朵綠的大絹花，垂在胸前，媚慧的明眸，鮮的櫻唇！

雄霄的生命如突然中了箭一般；像在心上添了些什麼似的，惶恐地回會場去，他覺得在這一剎那間，靈魂驀地起了波瀾，——誰說剪了髮的才美？

命運之神露着牙齒獷然地笑着！

會場裏擠滿了人，喧囂得更利害了。後面的人高聲亂嚷着叫前面的人坐下來。鐵椅的後幾排坐滿了教員和自己級上的人，很舒服的談笑着，笑着。

幕是緊緊地閉着，口上靜悄悄地沒一絲兒聲息。就這台口前的一些佈置，也像天堂似的燦爛，仙國似的華麗，王宮似的壯嚴。一陣陣不耐煩的掌聲早在狂熱的觀衆中起來，汽車聲從外面隱約地傳來。

「大約是玫瑰歌舞社到了！」雄霄下意識地想；自傲的快樂襲擊他的心，他幾乎不相信自己會是個今晚的主席，這麼個會會是他自己的創造。幕地有一個夢影在他的前塵上一閃，他彷彿記得是在那裏見過似的：大的綠絹綉花，那明眸，那纖眉，那妖嬈的腰肢，那豐腴的身材，那天真的一瞥……啊！但他總捉不住那些，他的前塵連一些兒端倪也給汽油燈的強烈

的光溶化了似的。他只感到靈魂的振盪恍惚，和在狂喜。

教員們和本級的同学見他進來，彷彿在那裏談論他。遠遠的，濃密的觀眾中伸出了許多手來，直指着他。他看了看左胸上的綵花和綢帶，暈眩地經過了後台到了台上。俞天福坐在左邊的角度上，茫茫然地捏捏着扯幕的麻繩，像在想心事似的。

幕外的掌聲更緊了，而且是一陣陣地來，像有節奏地，還有人吹着怪腔哨。雄霄的心是一陣慌。

「噹噹！……噹噹！……」開會的鐘響了。雄霄站在台前，頭上的電燈光強烈地照着他，尤其是他的臉和胸前的綵花；那綵花似乎在微顫着。他混亂得連自己也把握不住，正如第一次上演講台去的時候一般，那時他正是本級的辯論代表。他不明白自己的心是慌亂，還是在狂喜，單那綵花只是不住地顫抖。但當那鐘的餘韻在漸漸地平靜

下來的嘈雜中，真慢慢的往回縮時，他的心却鎮定了。

「諸位！」他看見在自己的眼前出現了波浪似地搖動着的觀衆，自己是天神似地立在天宮似的台上，他的眼光和台下無數的視線肉搏着。「我們的生活太平庸了！上課，吃飯，睡覺……還有什麼別的？現在，這學期快完了，過去的生活，我們得趁機調劑一下，變化一下；過去的種種也得結束一下。」那些視線是給屈服了，沒有剛纔那麼強橫。台下，教員們是微微頷首，學生們微笑。雄霄暫停了一停。

李蔭陪着惠郡女學的學生進來了，台下的眼光全跟着她們的嫵娜的行列，交頭接耳的嘈雜又充滿了會場，有許多入立了起來，有許多入帶上了眼鏡。

「今天的交誼會，就是這麼個機會！」雄霄用了頂沉毅響亮的聲音，頂有力的句子，竭力想恢復會場裏的注意。「話是只有這一點，多是不能

說，也不該說。」雄霄瞥見才坐定的那些時髦的女子還在看他。兩朵極大的綠絹花又在他的意識上跳盪。「我們要感謝的是特地來幫我們忙的幾位小姐們！他們貢獻給我們許多極名貴的節目。」他微笑着對台下的那些女學生們飄一眼，他很驚訝自己居然也會說諂媚別人的話。「現在，讓我們來享樂這易逝的一刹那吧！」他鞠了一躬，台下爆發了一陣掌聲……掌聲，靜默，嘈雜，跟着一個個節目的繼續在台下交換着。雄霄是始終微笑着。節目越後越有精采，觀衆越來越興奮，狂熱充滿着會場。悶熱雖則如舊，人們却一些也不覺得。

後台是非常的混亂，後台主任和幹事們非常的忙碌。招待員們却在化妝的地方服侍那些表演的小姐們，給她們要面水，要粉，要胭脂……替她們做奴隸。

第十二個節目是玫瑰歌舞社的三蝴蝶。觀衆把頭伸着，口張着，腰挺

着；越在後面的頭伸得越長，口張得越大，腰也挺得越直。到後來簡直一動不動，只機械地拍着手。

「俞天福！」雄霄輕輕的對俞天福說。「你去對台前坐着的那個教員模樣的說：『下一個節目就是陸霞玉女士的』可憐的秋香」，請她趕快預備。」

「陸霞玉！！」他不動，彷彿對自己說。「唔……」

雄霄又說了一遍。

「那一個是——是陸霞玉！」他低下眼皮囁囁着。雄霄看着他的模樣就嫌厭，但同時也憐憫他的懦弱無用。他心裏說：「往東西，可憐！」

「哦，哦……」他似乎還想說什麼，可是不會說出來就走了。轟雷似的掌聲跟「三鞠躬」的閉幕而爆發，繼續着直至「可憐的秋香」底

開始。

從幕後牽着一隻羊，孤零地，柔弱地出來的是她，那個震動雄霄的靈魂的女子！雄霄似乎恐怕看他，眼皮低了下來，但注意地看着她底往台前走的幾步跳舞似的輕盈的步趾。

悽惻的歌聲跟着悲涼的琴調裊起了！——原本是極熟的旋律，現在却含着無限的身世底飄泊，徘徊的惆悵。雄霄才敢抬起眼皮來，却只見俞天福偷偷地，畏縮地正注視着她，這使雄霄十分地厭惡。燈光漸漸的黯淡；會場是非常地靜。觀眾默默地閉着口，像忘了一切。沒有一絲掌聲，沒有一絲談話聲；真的，一絲聲兒也沒！對於俞天福的鄙視，自雄的快樂，和興奮從雄霄的心中消失了，他只是忘情地站着。俞天福一手捏着拉幕的繩，呆着。後台也沒了聲息，一切全沉在悽惻，怨恨中。只剩了那悽惻的觀眾，悲涼的琴韻，悽惻的歌調，與歌者的哀腸在靜寂底夢中交響，交響。

默契地交響！

幕閉了，觀眾仍忘情地坐着，也忘了拍手。雄霄感動地看着陸霞玉，她眼睫下閃着淚珠。她的背影閃進了台帷，台上的許多眼光才從後而追了上去。一陣掌聲從台下驚醒似的起來，比方才更熱烈，更長久；燈光也突然輝耀起來，狂熱，興奮又恢復了。台下起了些細微的擾動，有許多人不顧旁人的斥責，站起來看那從後台出來的陸霞玉。現在她成了視線的中心點，然而她仍照舊大方地坐着。她看見台上的雄霄正誠摯地欽佩地看着她，才低了頭。帶淚的媚而溫柔的眼，大的綠絹帽，從此永遠地，深刻地印上雄霄的心。

命運之神露着牙齒猶然地笑了！

光陰比平日快幾倍，盛會就在狂熱中漸漸地消散！散會時觀眾搶先往外跑，門那兒擠不出，就跳窗口，正如大暴動的恐

慌逼來一般。文雅些的就蠕蠕地往外移動。

預備着的汽車全給玫瑰歌舞社鳳凰劇社等坐去了，惠郡女學只得在招待室裏等候。雄霄讓招待員們去招待着，自己帶着幹事們收拾東西。租汽油燈的，把汽油燈拿下來時，會場頓時暗下來，呈現着一片荒漠，零落。雄霄突然地感着些蒼涼，悵悵地自己手創的，剛纔充滿着狂熱而現在呈着衰頹的會場，在一剎那間，他經驗了無常的悲哀。

「老怯入迷了！」左展俊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嘲弄俞天福，他到現在還是在沉思的狀態中。這句話同時驚醒了俞天福和雄霄。蔣美蕊對俞天福買弄鬼臉，威嚇似地，買祕談似地一笑。

「走吧，沒有什麼了。」雄霄看沒有什麼遺落的了。

各人手裏拿着些東西，談笑着走去，雄霄就獨自往招待室裏去。只有幾個茶房在會場中掃地。如今，會場中呈着古壘般的景象，而方才很冷寂

的招待室却光滿了談笑。

雄霄跨進了招待室，那些眼光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很大大方方地微笑，點點頭，迅速地進房中瞥了一周，可是當他的眼光掃至窗下時，立刻觸電似的收了回來，因為陸霞玉正低着首坐在那兒的沙發上在偷看他啊。

終於，他也偷看了她一眼。

「請諸位小姐原諒，我們待慢的很，鄙人代表本級敬向諸位小姐道歉，並致謝意！」他拖了把椅子坐在中央那隻大餐桌的近旁。

「我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本校的文學家，交際家，和政治家項雄霄君。」李蔭帶着惡意，嘲弄地說俏皮話，但這只顯他的嫉妬。接着，他又說了環坐着的小姐的芳名，他提到陸霞玉時，雄霄的靈魂又不自禁擾動了！大家全微笑着望雄霄，他装着不留意只殷勤地請大家用茶點。

趙忠益的粗魯的聲調首先打破那暫時的靜默，他讚揚剛才的表演，尤其

「可憐的秋香，」眼却豪爽地，貪饒地望望陸霞玉。招待員們全拿出平日夜
際的手段，竭力的諛媚着。雄霄默着不響，像看戲似的望着他們，微縐一
縐眉，他厭惡虛偽。窗下像非常異樣，他很想去在那邊瞧，但
又不敢，那是冒險的甜味。

那個教育模樣的，是謙虛着。

「貴校的遊藝，是素來有名的！先生何必客氣？今兒晚上的表演就
證明了！」李蔭問雄霄爲什麼不響，他才發言了。「下次還要請貴校幫
忙！」

「可不是，我說，」頂是交際家，可不當場出彩！你看，這幾句話
多麼乾脆！」李蔭很得意的笑了。

靠窗的幾位小姐姐們的密談中似乎時常有主席兩字隱約地跳出來。

「可憐的秋香是極熟的調子，可是在陸小姐唱來，」他冒險似的說

「却使我們感著一種新的迷惘，與李後主的四十年來山河，三千里地家國，有同樣偉大的悲愴，同樣偉大的感傷——我不敢稱讚可憐的秋香，那不見得高妙，但我不敢不佩服陸小姐的天才！」他說着便覺得心跳，竟不能繼續下去。

「呸！」是陸霞玉的聲音，從窗口那兒很輕的響音中跳出來。「哈，文學家的真面目！有文學意義的稱譽！」看哪！」李蔭的惡意只增加了別人對雄霄的欽敬。

雄霄冒險似的回過頭去看。陸霞玉是含羞地低着首，別的人正在打趣她，聲音輕得很，祇聽得有「主席」兩字。他的大陽穴的血管不禁跳動起來。

又過一會，汽車來了，她們站起來告別，雄霄送她們上了汽車，看汽車在黑暗中駛出校門。空虛突然又來襲擊他的心，他深深的噓了一口氣，似

乎把盛會不再的感慨吐出了。 惘然地跟着李蔭和別的招待員們往宿舍走。
頭上的明月照着前面的路，又是月圓時候了。

四

命運真是耍不得的東西，它老是支配着人們！頂壞的是它在雄霸的心

靈上刺上了重創：它叫他有一個他不愛的未婚妻施書英；它又叫他有了了一個頑固而又愛他的爸爸，它又叫他有了了一個無理由地溺愛他的媽媽，因此他不忍反抗種種他自己不願意的事，爲的是怕傷他們的心。他就是這樣地給命運嘲弄着，像喜劇般地在難堪的而又不得忍受的狀況中彷徨着。更壞的是從那天起，他的意識上時常跳盪着那綠絹花，和那透着嫵媚與慧的，溫柔的眼；這大概也是命運的作祟吧？

第二天考西洋通史。有許多人一早就在課堂裏抱佛腳，到現在他們還是拚着命，跟最後五分鐘奮奮鬪。有的是聽天由命的，就在課堂裏開。有的是平素用功的，就縐着眉坐着，也不帶書，表示他們的閒暇。還有有是俞天福之類有靠山的，也不帶書，默默地坐着，彷彿驕傲他們的有靠山。鐘不知是幾時敲的，在嘈嘈的課堂中，誰也沒聽得，直至教員挾着一大疊的考卷來了，才知道上了課。

夾着題目紙的考卷各人全有了。

「還有誰沒有？」歷史教員，那有名的閻羅王，史福章揚着餘下的考卷。

課堂裏起了陣極細微的私語聲合成的嘈雜，沒有回答。

「有什麼問的現在問，以後就不答！」閻羅王把題目讀了一遍。紙底有一片沙沙地鉛筆在紙上磨擦的聲音，私語也更利害。

閻羅王王坐下了看報。大家頗有些奇訝他今天怎麼這樣客氣。

現在，課堂裏只有競賽般的鉛筆聲，與飛快的偷看別人的眼光。

閻羅王的客氣，那真是例外，偷看的越來越放肆，他祇苦薩般的坐着，

一動不動的看報。

雄霄的意識上充滿了一朵朵的綠而大的絹花，一隻隻的媚而慧的眼，他窮搜着那些答案，可是全像給什麼蒙住了似的，無論怎麼樣，總搜不出，搜來搜去總是那磨滅不了的，深刻在他底心上的那些印痕。鐘點過了一半，他還只做了二個題目！

俞天福像初次做賊似的，胆怯地飛過眼光看坐在旁邊的蔣美蕙的卷子，有時假裝構想似的托着腮，在手掌底遮蔽下，把眼光溜過去，他的枯瘠的臉顯着焦急，他的態度也更怯更惹人厭。

有好幾個人交卷了，雄霄才驚醒似地着急起來，那些答案的輪廓突然清

楚起來，可是那綠絹綉花，媚而溫柔的眼仍頑固地佔據着不走。他在錯雜的記憶中把那這些答案檢了出來；筆不停揮揮地做。

雄骨去交卷時，看見閱閱羅王的報上有一個小洞，他倒抽了一口冷氣，微笑着走了。

一星期過得真容易，又是放假回家的時候了！人們都滿懷歡喜的回去，雄骨却帶回了兩朵極大的綠絹綉花，含着淚的媚媚與慧的溫柔的眼在心上！

五

窗外像入定了一般，日光懶懶的鋪在地上，像生着病似的。街上連一絲車聲兒也沒有。這初夏的下午，就到處處透着靜。靜。靜！靜得叫人微微地惆悵。一切聽着頂空漠的；就這陽光，這微風的聲息，也頂不好受，頂悲涼，頂悵鬱的。

雄骨獨自坐在窗下，默默地坐着，手裏拿着一本書，望着桌上的二瓶枯萎了的花，默默地出神。

桌上雜放着許多書，那些文具也很零落。施書英的照片，他媽強給他

放在他的的桌上朝夕伴着他的，現在是給書壓着右角。

帶淚的透着媚，慧，與溫柔的眼湧上他底意識。他下意識地放了書，抱起花來吻着，嘴角泛着微笑。

他突然瞥見了照片中的施書瑛，彷彿衝着他在眨眼，但那是多麼的粗陋呀！他頹然噓了一口氣，——你幾乎以為是嘆息。嘴角上的笑痕慢慢地平了下來，他又繼續着出神。

那照片像活了一般，總黏着他的眼膜。現在彷彿在對他瞪眼了——那麼難看的瞪眼！誰也會覺着厭惡。

「爲什麼我不仔細地看一次呢？也許我平日——」他想着就想去拿，但又停止了。「不，總是那麼個人兒，有什麼可看的？」

他思索着照片上的臉的輪廓，可是他總捉不住，方才很清晰的，如今却模糊了。越思索越糊塗，漸漸的看不清楚起來。

「看看有什麼妨礙？也許我不平日看得不仔細。」他想着，但是沒有拿起來，祇望着那張照片，像是不敢。

「也許他是很可愛的，爲什麼不仔細地看一次？對啦，看看什麼妨礙？」他替自己的慾念找出許多相當的理由。

他總於拿起來瞧了——瞧了半響。

他在椅中沉了下去，照片落在地上，彷彿有個內在的聲音在說：「天哪，爲什麼要看看呢？」

遠遠地起了一陣笛聲，在空中曼繞。他仰起頭，失神地望着窗外的碧空。

他的耳旁響着「可憐的秋香」底旋律，在他的意識上的陸霞玉的啾淚的眼睛似乎更盈盈地了，彷彿同情着他。

他下意識地把花吻着；突然下意識地把頭抱在臂中，非常難過地倒在桌

上。他希望有人來撫慰他，可是抬起頭來，還是孤零零地一個人！

笛聲更顯得淒切，一聲聲地打動他的心靈。

他才想起黃仲懷，惟有他才是真懂得他的；他煩悶的時候，惟有他才能撫慰他。

他漸漸地變成煤念，覺得什麼都討厭，不入眼，那瓶枯花也垂頭喪氣地——他再也不願吻牠了！

那笛聲越發越淒切，他不能再聽，他想到在母親的懷裏。他站起來就走。

他跨進起坐間的當兒，他媽媽剛打完電話。見了媽，他的心就鬆了許多——他媽可真愛他哪！

「媽！」他帶着稚子的熱情喊了一聲，彷彿他在世界上失敗了的兒子又回到媽的懷裏來。他媽媽望着他，充滿着天性的慈愛與欣慰的眼光，帶着幾

分詢問的意味。

「我悶死了！——媽，到那兒逛逛去才好！」暫時給忘了的惘鬱又湧上他的意識，他仍帶着稚子的熱情說，但隨即意識到不該添添母親的憂愁，便換了口氣。

那笛聲更幽咽了，他悄悄地在窗下的八仙桌旁。

「雄兒，吃些藕吧？」他媽把剛剛削好的藕拿過來，望着他，像替他分憂似的。

雄兒望了他媽一眼，一層不自然的歡容浮上他的臉，拿起一片藕來吃着。

笛聲突然高揚起來，雄兒的心弦也就寬了許多。

「媽，剛才打電話來的是誰？」他的嘴給藕塞住了，聲音就沒往常那麼洪亮而清晰。

「噫，對啦！——雄兒，停回跟媽到陸家去吧？」他媽高興地望着他，她瞧她的兒子，真的，越瞧越愛。她想把把把緊緊地摟在懷裏，可是他是太長太大了。「陳媽，替我把頭理——理——」

「陸家！——姑母家裏嗎？」——現在在笛聲聽不見了，大概是停了吧。「是的，剛才你二嬸打電話來，邀我去打牌。」

陳媽拿了梳頭盤走來，她是雄兒的奶娘。

「啊，去！——媽，誰去！——我多久沒去了，連玉妹的面貌也記不清了！」

「哈哈，可要不得！——嚷着定要娶她做妻子的時候忘了嗎？——居然連她的面貌也記不清了！」陳媽打趣他。

他的頭垂了下去；在事，舊人，一幕幕，一個個在他的意識上開展着，他迷醉在前塵中。

「真的，玉兒那孩子怪可愛，我也鍾意。」他媽坐下來把頭髮拆開
了，讓陳媽梳梳。「當時，媒人也定好了，一個是雄兒的姑母，一個是——
誰呀？我到忘了！人老了，記性也跟着不興！那時全是雄兒的爸不
好，什麼陸家的女兒娶不起哪——」

「可不是？那時，雄少爺可真愛玉玉小姐哪！」陳媽就慣搶話說。
「爲了她的洋娃娃落在荷花池裏，還跳下去撈了起來，把衣服全濕透呢！
說起來，那光陰真快，那時雄少爺只十一歲，玉小姐還只十歲，眨眨眼
已八年了！」

「不是嗎？那時雄兒總趕着二太太喊丈母呢！」

「二太太和姑太太總住在一塊，這兩兩妯娌可真好！」

「這兩兩妯娌真好，姑爺過世後就不會分住過。就是孩子們也好，劍兒
和玉兒簡直比親兄妹還親密，比夫妻還和好呢！」

「媽，我有十六年沒去了！只有劍哥還有機會會遇着，比較熟悉些，玉妹是看見也怕不認識了！」溫存着前塵的結果，雄骨骨無限感喟地吐出這兩句。

他媽也沒在意他，只跟陳媽媽閒談着。

淒咽的笛聲不知幾時又起來的，一聲聲打動他的心坎，茵茵夢湖的哀調在眼前盪漾：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六

雄霄的姑母底家是在靜安寺路。在兩座極精緻的房屋中間是很適宜的花園；一條極長的甬道穿越那花園接連着那房屋。 霄雄的姑母住在前一座，二嬸和二伯住在後一座。 孩子們跟着他們的大人分住，然而劍君和所謂玉兒，却除了睡覺以外，總是在一塊兒的。

雄霄跟着媽走進姑母的起居室，在那兒等着打牌的人們看見站在後面的，高出的，英俊的霄雄的臉，頗有些訝異。 雄霄現在是這麼長大而英俊了！ 雖則他們猜到這準是雄兒，可不敢貿然的肯定。

雄霄認識的只有常到他家裏去的姑母和二嬸，後者也有了一年不見，很生疎了。

「是雄兒嗎？是嗎？」二嬸望着她六年前前的女婿。她還是那麼稚氣的笑，好玩而和藹的神情，仍留在臉上，像六年前一樣。「是不認識了？」他媽從心坎裏笑着。「多年不見了！」向花園的窗正開着，一陣陣的風吹來。

她媽靠窗坐了，顯得年老了，疲倦了似的，雖則她的年紀還不上四十。雄霄很快的在房中看了一遍，下意識像在搜尋什麼。多生疎，像在異鄉作客一般，室裏的人們正在注視他，她們的驚訝拘束了他的豁達。「雄兒，叫我一聲！」玉兒的媽還是六年前捉弄他的神氣。

姑母遞給他一杯汽水。

雄霄躊躇了一下，便叫了聲：「嬸娘！」

「不行，你從前怎麼叫我的？」

劍君進來了，嘴角仍掛着華貴的微笑。見了他，驚訝地看了一眼：「雄弟？你嗎？」

「劍哥！」彷彿在異國遇着同鄉似的，生疏裏透着親熱。

玉兒的媽仍望着他等他的回答。

「丈母！」他祇得輕輕地叫了一聲。

「瞧，這個女婿很不錯不是？」玉兒的媽像看真女婿似的，越看越歡喜。

室裏的人全懂得這不是事實，可是仍像真的那麼，慶悅地露着笑容。

炎烈的太陽從屋上沒下去，彷彿說：「可惜，現在在可抓不回六年前錯過了的機會！」一陣歸鴉從天邊飛過，似乎也這麼說。

「親家母，你家的玉兒呢？」他媽對於「一婿」一向稱親家母的，現

在她的臉，非常高興，「一些老態也沒有。」

「問劍兒，他知道的。」是姑母的聲音，她慈善的笑容老是像菩薩。
「出去拿照片去，好一回。」劍君說；他又轉向雄霄：「雄弟，你幹嗎好久不來？」——來，到下面去講吧。」

房裏的人的眼光看着他直到他出了房門，然後一陣羨慕的恭維直打入他媽的心坎。她是更自傲着有一個比自己大的兒子。於是就有人問幾時娶媳婦，說起娶媳婦，他媽就嘖嘖地訴說雄兒的不聽話，無論如何不肯娶。她的抱孫的切心使她喟嘆了一聲，她又顯得老了，倦了的模樣。

那書房是很精緻的一間，窗紗飄揚着，從園裏吹來的微風帶着荷香。窗下擺着隻寫字台，綠絨的台面上，是些華貴的文具佔據着中央，旁邊亂放着許多書籍，正中擺着翻開了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稍稍偏些是一疊稿紙。
劍君讓雄霄坐在旋椅上，自己沉在隻藤椅中。

「雄弟，你好久不來了！」

「是啊，好久不來了！」

他們都想找幾句話來講，可是找得到的祇是這麼幾句熟套。從從前的友誼雖則還在胸中燃燒，但他們的親熱似乎隔了一條鴻溝。

雄霄無聊地旋過椅子來看着油漆的牆壁，劍君的眼光也跟着注往牆上。他們的眼光只在四壁內磕撞，偶然的遇着了，連忙避了開去。牆上掛着些油畫；在一架鋼琴上面有隻瓊琉琳，雄霄不禁看了劍君一眼。

雄霄的眼光漸漸地移到窗外，一個俊俏的身影，似乎是很熟悉的，在園中的甬道上，婷婷地走，手裏拿了一包東西。是玉妹吧？他機械地看她走完了甬道，飄然的步上石階，他心裏一震，怎麼這像那個……

他的眼光又移到通大廳的那扇門上，那兒有幾隻衣鈎，掛着一頂草帽和一件大學的制服。

「噢，劍哥，你也在h大學嗎？」他——見那件制服就認識，k大學的學生底記憶上是永遠有h大學的一個印象的。

「嘿！——我知道你在k大學。」劍君總是那副討人喜歡的華貴神氣。雄霄本來是頂厭惡那些用金錢培養成的青年，雖然他自己也沾些貴族的習氣，但現在對着劍君，他却覺得他的華貴可愛。

「你怎麼知道？」他覺得他的華貴的城府中却隱藏着平民的坦白與熱情。

「我還看見你打人呢！」

「噢，對啦！我們跟你們比球時，你也來的不是？」雄霄並不慚愧他自己的無賴。

「吃了虧吧？」

他點了點頭，還是微笑。

牌聲斷續地送來，樓上是已經開始了。

大廳中起了飄忽的，水仙似的步聲。

「劍哥！」一個幽曼的，溫柔的聲音在那兒響。

「玉妹回來了！」劍君站了起來。「進來，雄弟在這裏。」

「雄哥！」門開了，那聲音中帶幾分驚喜。

「是她，是她！——啊，那聲音！——幽幽地多麼像……正是那晚上

的聲音！」雄霄預先站了起來。當那門開處，飄然地，水仙似地，走進

一個女郎來的時候，雄霄不由輕輕地暗叫了聲：「啊——正是你！」

她看見了雄霄，像出乎意外似地，那可愛的明眸在照例的媚與慧之外，

含着些驚訝。

「雄哥！」她亭亭的站着。

「玉妹！」他微笑着點下頭暗想：「原來你的名字是霞玉！我從前

可不知道。」

劍君不會理會那些，把紙包接過來，打了開來，是六寸的半身照。

雄霄接了照片，那上面正是那晚的閃着淚光的眼睛，溫柔的笑容，兩朵掩在頰旁的綠絹花，和天真的回盼！不同的只是更薄的衣服。

「你們倆多久沒見了！」華貴的笑容總不脫離劍君的嘴角，可是現在彷彿顯着些關切。

雄霄一心看着照片。啊，多可愛！他愛極了，很想吻一下。他抬起頭來看霞玉，彷彿想問她要一張，又似在看像不像。

霞玉也在看他，她在笑劍君的不知底細的話，她的柔媚的眼光碰着了他那英俊的。他也微笑起來！這，也許是劍君的幾句話在他的記憶上復活，可是大半是為掩不住心中的快樂。他們倆的笑融和了，成了一片前塵的復活，回味。

「怎麼？」從劍君的笑容上可以看出他內心的詫異與疑惑：他

的話並沒什麼可笑，然而他們却笑着，這是怎麼回事？

雄霄很不忍似地放下了照片，眼光移在那疊稿紙上。字跡是非常的娟秀，題目是「秋夜的夢」，可是沒作者的署名。

「誰的？是你的嗎？」他望着劍君問。

劍君還是狐疑地笑着。

「雄哥，別問，但看好不好。」六年的隔離並不會把霞玉對雄霄弄得生疎些。她是照舊的活潑嬌憨，但現在的眉尖的一挑却有了無限的幽。

怨，那是以前沒有的；以前她的微蹙的眉尖只顯着淘氣，她的小而圓的櫻唇也沒了昔日賭氣的樣子，却增加了媚慧的意味——這些是那晚沒看出來的。她把那照片袋也放下了，就坐在剛才劍君坐的那隻藤椅中。她的幽悒的聲調像有魔力似的逼着雄霄看那稿子。

「懂了，你到北大學去表演過了不是？你們是在那兒遇着了。」

劍君肯定地望著霞玉。

「你怎麼知道雄哥準是在上大學呢？」霞玉歪着首反問，這使得雄哥的注意力不能向秋夜的夢集中。

「他打人的本領，去年我們和他們比球時我都看過了呢！」
不知爲什麼，雄哥在霞玉的面前，覺得自己的無賴行爲爲很難爲情，可是他假裝專心看稿子。他看見霞玉瞥了他一眼，臉上便有些燥熱。

「雄哥，真的嗎？」——我看你是給他打過了！」
現在蒼茫的暮色是在籠罩着一切，劍君把電燈開了。光從茜紅色的紗燈罩中透出來，滿室映成絳色，顯得異樣的溫柔與神祕。雄哥彷彿在回憶絳色的舊夢。

「玉妹，你怎麼遇着了他的？」劍君退了幾步坐在搖椅上，那擺在柚木的小書架旁的。

「那晚的主席就是他！」——雄霄覺得主席兩字很刺耳，——「雄哥，那晚我不知道主席就是你！——好像見着過似的，也許是你，但那天我不敢確定。」

「我也不知是你！——可是，那晚你的表演可真好！」

「噢，原來你說的，那晚的英俊的主席就是雄弟，雄弟却又稱贊你的表演不錯；得啦，那可有意思！——我看——」劍君說，他神祕地，頑皮地微笑着。

「呸，可不能讓你胡謔！」——她嬌嗔地把首一側，但她那掩不住的微笑洩露了她的佯怒的心情。

雄霄漸漸地給清麗的文字吸引住了，不會注意他們的動作；彷彿在月下散步，靜除環環我琳的幽聲。

「玉妹！」——劍君過去站在霞玉面前，屈服地微笑着。「以後再不胡謔

你的了！」

霞玉寬恕了他似地回過臉兒來，他才重又坐下了。霞玉的弟弟羨俊拿了一盤西點來了，交給他的姊姊。他張着口想說話，但給蛋糕塞住了，祇瞪眼望着。

「雄哥，吃點呢？」她把西點放在他的面前，看他只點了點頭，不動，便親自拿了一塊給他，她又拿了塊給劍君。劍君不動地張開口就在她手中吃，他們倆的眼光溶合了！要是他們倆不是堂兄妹，雄哥可會跳起來哪。

羨俊已把蛋糕咽下了，指着雄霄說：「媽媽叫拿來給姊夫吃。」

霞玉紅着臉輕輕的打他一下。

「我告訴媽去，玉姊不要雄哥做姊夫了！」他淘氣地笑着走了。

雄霄強裝着鎮靜，拿起秋夜的夢來看下去。

「跳呀，跳一個一對小情人！」劍君望着他們笑。

「呀！」正是那天晚上，在窗下沙發上的同一的聲音。「又胡謔了嗎？」她又嬌嗔地側過頭去。

他屈服地微笑，求救地望着她，霞玉不睬他，終於他討饒了，他罰誓永遠不。

「誰做的？好極了！」雄骨看完了秋夜的夢，抬起頭來，眼光還留戀在娟秀的字迹上，不忍遠離。「文筆的清麗正如字迹的娟秀，更使人愛的是那超絕古今的，獨具的幽怨微妙。真像披霞娜的幽聲！」

劍君看着霞玉笑，滿眼的至愛與得意。

「那天晚上說得還不夠，今天又拿出文學家的本色來找補不是？」

雄哥，我可不能讓你胡說！」在這種地方，霞玉的嬌憨就叫人愛憐。

突然施書英的臉泛上雄骨的意思，他的話頓時全給蒙住了，懊惱地往窗

外望。天上星星閃爍着，一灣冷月憂鬱地在烏雲間顯現。

樓上的牌聲一陣陣地送來。

茵夢湖的哀調似乎在這蒼涼的空氣中迴旋：

「死時候，啊，死時候，

我只合獨葬荒丘！」

那天晚上，月光在雄霄的臥室底牀前溶溶地流。他兀自睡不着，乾躺
在床上望月。哦，又是月圓時節——雄霄浸在她的惺忪的蔚藍中沉思。
他記得有一個月圓的晚上，也記不清是幾時，只記得好久以前，他跟霞玉在
池旁玩；池水的漪瀾中，正蕩漾飽滿的月兒，那時他還說着要撈起來給霞玉
當梳子呢。

他兀自望着月兒想，他等到覺醒過來，在園中納涼的傭僕們底笑聲已沒
了，那月兒也已移在屋脊上；漫漫的長夜中，只有星兒在閃爍，似乎互相私

語；別的是一絲聲兒也沒有。

他翻了個身，眼皮一闔——剛從月兒的清輝底底荒誕美麗的幻夢中醒來，又沉入淒楚懸雜亂的睡夢中了。

他始終不曾酣醒，模模糊糊的直躺到日光高照在軟簾上才起來。他的眼眶還有這些潮濕，保留了昨夜的夢境。沒有睡夠，身體覺得非常疲倦，精神却興奮的很。他躺在床上一回味昨夜的夢境，同時，前塵又來纏繞着他，後來竟至前塵與夢境混合成一起，不能分辨。

他醒他坐了起來，換了昨夜汗污了的衣服。襪子還只拉上了一隻，又下意識地躺了下去，默默地沉思。直至午飯的時候，陳媽來喊他起身，才覺得衣服又給汗濕透了，非常難受。他就把還有一隻腳伸出來給陳媽，叫她穿上襪子。

「這麼大還要我替你穿襪，不害羞嗎？」

他仍仰天躺着，混合了的夢境與前塵的餘波，還在他的意識上搖曳。

那天，他媽到陸家去繼續昨天的牌，他也同去——是他自己要去的。

他們間的舊情恢復了。劍君的華貴的客套已洗淨了，顯出他的活潑穩重的本性，但他的舉動總罩着一層華貴的雲霧。霞玉是更嬌憨，可以看出昨晚還是有些拘束，然而活潑中却時常顯些幽曼的怨恨，這很容易引起雄雉。那天晚上的印象。平素雄雉對於異性是抱着坦白的態度的，可是對於霞玉却不敢平視，然而他又喜歡親近她，似乎和她相處，一切全會給忘了似的。總之，她有不可思議他的神祕，尤其是她那透着媚與慧的，溫柔的眼。

傍晚，他們在池邊納涼——就是他們幼時的遊玩的地方。劍君和霞玉並坐着，霞玉披散着頭髮，讓紅紅綉帶約着左面綴着綵花。一陣夾着荷香的風吹來，池水微縐，霞玉的柔髮飄着往劍君的雍容的笑痕上拂——他正在聽

雄霄敘述他那天晚上在K大同學怎麼遇見霞玉的那回事。

雄霄剛剛想找幾句適宜的話來讚譽霞玉，却中止不說了。霞玉的嬌憨，幽曼，娟慧，劍君的華貴，和那境地的富有詩意，襯得他多麼粗醜，多麼粗俗！他下意識地看他們一眼，像是偵察自己是在被人家輕視沒有。但是霞玉只望着池水，劍君在等着他的下文。他的心一落，但仍慚愧自己是大俗氣，不該攪在裏面。

「玉妹很有藝術家的天稟，那晚的表演——啊，眼睫下閃着淚珠！還有昨天我看的那篇作品也能證明。」雄霄覺得自己這幾句話是從心坎裏出來的。他看了看霞玉，她微蹙着眉不動，好像不會聽見。

劍君不置可否的微笑着，雄霄覺得他的眼光，在他的臉上凝了一回，彷彿直鑽進他的意識裏，然後移向霞玉，雄霄不由微微地不安。

「雄哥，聽說你已訂了婚，嫂嫂可在那兒讀書？」霞玉從沉思中醒

來，講了幾句出乎意外的話。雄霄起先是略驚，但略一思忖，便想真摯地實說，却看見劍若的眼光在自己臉上打了個旋回。

「吹縹一池春水，干——」劍若的眼光又直注向霞玉，他的笑似乎表示他了解她的心意。

「不，不啊！我不是這意思——喂，你瞧這吹縹了的池水多麼美！」她底臉紅了，恨恨的白他一眼。

「干卿底事！」他故意說得響些。

「那也沒有關係。玉妹，我不瞞你，我很不幸，我的未婚妻沒受過學校教育。」雄霄的聲調顯着非常真摯。

她的眼珠從黑而長的眼睫下透着驚訝，也許是驚訝他的遭遇，也許是爲他的真摯的語調。

「六六年不見，玉妹，我是另外一個人了！」雄霄感傷地望着池水。

半晌，霞玉才誠懇地說，「雄哥，原來你也是可憐蟲！」她的聲調比平日更幽曼。

聽見可憐蟲三字，雄霄很有些動氣，他從來不需別人的憐憫，他有的是英雄的氣概，他有的是豪俠的傲心，他能奮鬥，他能復仇；但現在，他反而而微笑了，彷彿在沙漠中尋得了甘露，他的寂寞的心靈居然有安慰的仙泉來灌溉！雖然黃仲懷也是時常同情他，安慰他的，但他却沒有得過今天那麼的快慰，鼓勵。他很願表示他的感謝，却是他一句也說不出，祇看着她。劍君拿着旁觀者的態度看着，他的微笑似乎表示他的眼光看到他們的心底最偏僻的地方。

「跳下去！」他指着池水對雄霄說。

「爲什麼？」雄霄睜大了眼。

霞玉也覺得這話來得突兀，但她已料到這話怕又是打趣他們的，便裝

着不理會，只迎着涼風站着，讓風吹着她的柔髮往後飄。

「爲什麼？」爲了玉妹的洋娃娃掉下去了！」

這甜密的舊事底重提，在現在却使得雄霄感着凄戀。

霞玉雖則背着他們，但雄霄從側面望去，還依稀可以看見她底臉紅了。

「玉妹，你怎麼愛臉紅？」雄霄說。

霞玉白了他一眼。

「她還愛哭呢！」

霞玉回首打了劍別君一下，「你這人頂壞！——別笑，你也不是好東

西！」她又打了一下雄霄。

雄霄有些不高興，他不願受女人的侮辱，但下意識却在想怎樣可以多叫

她打幾下。

顏色漸漸地籠罩着霞玉，雄霄祇覺得自己是在那不可信的境遇中靜聽幸

208

福與愛的交流。他不信霞玉是凡人——真的，她現在在顯得怎樣幽潔與曼妙啊！——那只有在半夜醒來一枕月痕時才能在幻想的邊緣緣去捕捉。可是，誰知道，——天知道吧？——這感感美感戀的一刹那，正是後日不堪回憶的紀念呀！

命運之神露着牙齒猶然地笑着。

從那天起，雄霄又時常到他姑母家裏去了。在霞玉跟前，他總覺得非常快樂。他悲哀時就到霞玉處來，來了，悲哀就會消失，失望時也來，可是他永不承認自己有失望，惟有懦夫才失望的。他有怕劍君，他的冷靜的眼光老老像看透了他的秘密，而在那裏雍容華貴地笑。劍君的眼光略在他的臉上凝沉，他就會打寒慄，他覺得自己成了透明體。他不敢看劍君的微笑，却又愛看，就時常偷偷看看；他又愛看霞玉的眼，却又不好意思看，就趁着機會飽看，或是偷偷着瞧。

~69~

他和霞玉說話時，一切全給忘了；所忘不了的就是施書瑛。幸福與快樂越是接近他，她也就越纏住他。只須微微憶起，他就像待決的重囚，他每本能地搖一搖頭，像是想拋去那固黏在他的意識上的那印象。

霞玉的輪廓，他總捉摸不着，單記得她的幽曼的霧霧圍着似的神韻。每憶到她就會聯想那在滿積着白雪的原野，接着烏黑的雲空，在天半貼着的月亮。

他漸漸的覺得世界的不合式，內心的寂寞，周圍的空荒……這些，他以前是不會經驗過的。以前他常覺着難受，可是他也不知道是什麼在難受，為什麼難受，他只叫惆悵。他有什麼可惆悵的？他自己也不能解釋。他單覺得那惆悵是突然的來，突然的去，單覺得不合式，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他也不需要安慰，捱一陣子就成。

現在却不成，似乎少了一件東西。那內心的寂寞來壓迫他時，他靜

靜的獨自的捱着，越捱越利害。他也會細細地分析下子，也決不定是什麼緣故，他就歸之於煩悶。他尋究那煩悶的來源，却是開遊藝會以後起的；從那天起，他才覺得生命上少了一件東西。

可是他並不承認自己是需要安慰，他以謂懦夫才要安慰。然而他的到霞玉處去的意味，正是需要安慰，不，尋求安慰；他到那兒去把把枯焦的心灌溉一下。他是非常的孤零；別人在生命的旅程上全有了伴侶，他可沒有！別人全有安慰者，同情者；他可沒有！

他有的是自己的影兒！

接連幾天頂壞的天氣。天空是沉澱澱的鉛色，也看不見雲，也看不見太陽。老年人生病，少年人煩悶。人們盼望有一場大雨，然而連一陣爽利的小雨也沒有！有時天邊似乎開朗些，但一回頭又給遮往了。在夢裏也許會聽到幾滴兩聲，可是起來時，天空仍遮着一層厚幕。人們全說又來了一個黃霉天了！

衰頹的搖椅，喪氣似的搖着，雄雉啼坐在上面，發出沉悶的聲息。他機械地搖着，回憶昨天在霞玉家裏見着的劍君的愛人姜媚兒。劍君真幸福

他本來是配好了未婚妻的，在他認識媚鶯那年竟會死了。「噢，幸運！」他下意識地想。「爲什麼他的未婚妻會死，霞王玉怎麼是媚鶯的同學，怎麼把地介紹給他！」他堅決地，下斷語地想道：「不能！爲什麼能呢？」施書英的險又突然跳上他的意識，而且膠住了。「爲什麼她又不起呢？爲什麼我不早些認識霞王玉呢！——不，我早就認識她的，而且有過機會。是天意！可是，爲什麼劍哥的會死呢？」搖椅碰撞在牆上一震，他突然意識到自己底底無聊的妹妹。他把搖椅往外拉一步，用力地搖着，彷彿想把自己的羞愧在搖椅下碾碎似的。

外面不知幾時起的，在下着牛毛雨，窗外像罩了層層濕霧。天氣更悶熱了，他暴躁地脫下短衫，極細的汗仍從汗毛孔鑽出來，附着他的運動馬甲。妹妹的觀念仍黏着他的腦膜。他看了看自己的胸脯，一個悄語在耳旁「響：『她怎麼不死？』」

他竭力的搖着搖椅，彷彿想在自己的混亂的意識中壓出一片有條理的來。汗背心已濕透了，汗還是不住地沁出，褲腰也濕了。雨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才停的，一陣稀有的風吹過來，空氣也涼爽得多。雄霄稍微清楚了些。

「討厭，我今天怎麼這樣混亂，連自己也會把捉不住！」他儘力的搖了幾搖椅子，站了起來。「泡個冷水浴吧。」泡了個浴，意識似乎清爽的多了，可是剛才的那些思想並不會洗去。一陣涼風合着秋意地吹在他的赤裸的胸脯上，從開放的汗毛孔中直吹了進去，他打了個寒噤，也沒在意；只穿好了衣服。

他抬起頭望天，天還是那麼頹廢，沒有半點兒放晴的消息。他又想起了昨天劍君奏着瓊玲琳，媚鶯唱着，霞玉感動地倚着寶桌；他是悄悄地忍耐着，他覺得劍君是故意地在嘲弄他。他怎麼能這樣幸福？那才是夫唱婦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他微微地吟着。他默默地想起了怪先生，就提起筆來寫信給他，隨意地，機械地寫下去。寫滿了十多張信紙，又感着自己底舉動的無聊，便封在信封裏，叫人給寄出去。他自己也不知道寫了些什麼。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他反覆地想着。許多詩詞頓時奔湧到他的意識上，可是全是零碎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子規啼月小樓西！」——「不是活見鬼？」他下意識地帶上了草帽。

「那兒去？回來吃晚飯吧？」

「嘿！」他匆匆地去了。

馬路上還不會乾透，汽車的輪迹，縱橫錯雜地橫在地上。

怎麼單單記得那些「楊柳岸曉風殘月」一類的？他機械地往街上跑。

好幾輛黃包車奔了過來，他的身旁圍着幾個神聖的勞工，滿臉流着汗，臭味透過藍布的厚衣服往他的臉上直衝。他下意識地飄了一眼，仍往前走。

今天總有些不對！是了，這是惆悵，不，是煩悶在那兒作祟。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他強制自己想那首平日最愛誦的滿江紅。「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爭戰幾人回……」他挺了挺胸穿過街去。

他機械地穿越着「一條條的街，喧雜的市聲輕輕地在他的耳膜上滑過。

漸漸地他的意識又轉了。「流水落花歸去也，天上人間……」今天怎麼了？他數着階石一步步一塊地走去，旁邊的店鋪排列着燦爛地，一個個追着一個在他的眼前消逝。

突然一陣婦女的肉香，脂粉，和汗混合成的氣味在他底麻木的腦膜上刺。

了一下，嬌俏的笑語震動了他底神經，許多豐豔的穿着絲的肉色襪底腿登登着高跟鞋在迅速地在他們面前過去，然而却一條條的全跳進了他的意識。他本能地站住了，抬起頭來，他才曉得到了卡爾登的門前。這時大約是三點鐘的電影散了吧。

「怎麼走了這麼多的路！」

他悄然地買了票進去，彷彿達到了目的地似的。他很迅速地把各排座位都看了一遍，人還不多，前面面更稀疎。他忽忽的向前走，似乎有人向他招一招手。他又走了幾步，才記起彷彿剛才有人在招他似的。他回過頭來，却是劍君伸着手在招他。他微微地一震，坐在劍君右旁的正是媚鴛和霞玉。他微笑着過去，看劍君的左旁並沒空位子，沉吟一下，就在霞玉的右旁坐了。霞玉並不招呼他，只咬他一眼，昨天他不別而行把幽怨留在她底眼波中，到今天還存在着。

颯風在他的額上直吹，他才覺得額上沁着汗珠，就拿出手帕來揩。颯風的涼氣透上他的腦蓋，他突然地意識到剛才寫給給怪先生的信裏，把一切全洩漏了。

「昨晚爲什麼逃一樣的走了，連玉妹喊都不停？」劍君從麥管中吸了口汽水，探過頭來打斷他電也似的思想。雄霄看見媚鶯從側面凝視着劍君。

「玉妹生氣了吧？可能恕我這一次？」

霞玉仍不睬他。劍君對着媚鶯笑了笑，彷彿說：「瞧，我懂得得！」

「玉妹，請恕我這一次，只一次！」一字特別重，前排有幾個人回過頭來看他。

「像我那麼的人本來夠不上留你，也夠不上恕你，這種話請對別人講！」霞玉的伴怒顯得特別可愛。

「玉妹，你怎麼愛動氣——只一次。」他憤聲說；他心裏上像千刺刺地。
蟻爬過，他想：「她居然會講這一類的話！」這是什麼話！——他殷切地望
着她，幾乎想抓住她的手。「玉妹，我今天十二點鐘才回去，算是補過，
可不可以？」樂隊已零落地在配準音的高低，他的誠懇的聲音從嘈雜中浮
出。「可不可以？」

「下次還這樣？」她終忍不住內心的歡愉笑了，回過臉來幽幽的一
聲。樂隊已奏了起來，燈光開始一節一節地暗下去。
「不，永不！」他微微地一震，聲音混在黑暗與樂聲中。
雄骨非常興奮，他底意志紛紛亂亂得不能向銀幕集中。他偷偷看着霞玉；她
只靜靜地坐着，彷彿一心注着銀幕。劍君與媚鶯切切的私語着。場中靜
悄悄地，只有樂音的波動在空中震盪，然而在他底耳膜上也只輕輕地滑過
去。他覺得左旁似乎非常異樣，非常不慣。他想和霞玉說些話，然而而不

會說。他強制着自己注意那銀幕。像監獄中似地，他捱着。他希望時間是非常長，可以和霞玉多坐一會，又希望牠縮得十分短，想在休息時和霞玉說些話，雖然他並不會弄清楚究竟自己想說些什麼話。休息的時間到了，大家只噓了口氣，似乎想解放那給壓緊了的情緒似的。嘈雜又在場中擁擠。雄霄只對他們笑了笑，表示對於劇情底滿意似的。大家只默默地坐着，像在回味什麼。雄霄也不會說一句話。前排不知在幾時多了幾個女子，一看就知道是某貴族女校的學生，一陣陣濃香撲來。裏面底一個，雄霄覺得背影很熟，現在在她回過頭來了，却是雄霄底女友盟盈。雄霄猛然地一驚，下意識看了霞玉一眼。她已看見了他，就回過身來。

「雄霄！是你？」接着她也已看見了霞玉們。「你們也在這

「怎麼，盈盈，你也認識雄霄的？」——雄霄的一眼，彷彿說：「你也認識盈盈的！」

雄霄幾乎叫了起來，她眼中透着怎樣動人的不勝幽怨底風韻啊！

「真巧，怎麼你們也是互相認識的！」——瞿盈盈說，她看了看劍君。媚態似乎想替他們介紹，可是只偷偷地笑了笑，臉上微微有些紅。

「這位是霞王玉底哥哥。」——雄霄懂得她底意思，就代她替他們介紹。

「也是姜媚態爲小姐底——」他還沒說完，另一個聲音把他打斷了，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他回頭一看，却是蔣美蘊，還有一個人怯怯地跟在後面，是俞天福。

「噢，是你！今天真巧極了！」——他本能地立了起來。「近來怎樣？很好吧？再二個禮拜又得狂一塊了！」

「一塊玩嗎？不，天福這學期棄學就商了。」

他們在雄骨右旁的空位子上坐下來了。

雄骨看了看她們，她們正談得起勁，劍君却驚疑地看看着俞天福。雄骨回過頭來，却見俞天福也在看霞玉。

「這姓法東西——」他又不由厭惡他了，心裏這樣想。「這位是我的同學蔣美蘊君，這位也是我的同學，俞天福君。」這後一個名字似乎很驚人。霞玉媚態和劍君全愕然；彷彿對於這個名字懷疑似的，他們底詢問的眼光齊落在雄骨的臉上，然後又轉向俞天福。雄骨很驚訝怎麼這個名字這樣驚人，他只肯定地回望他們一眼，似乎說：「不會弄錯。」這位是我的表哥陸劍君，這位是他底堂妹陸霞玉女士，這位是姜媚態女士，這位是羅盈盈女士，這幾位是盈盈女士底同學……這一大串的名字中，陸霞玉三兩個字也特別地驚人，蔣美蘊和俞天福像受了一個猛烈的打擊似地，只定定地注視霞玉。雄骨看了看劍君們，他們也正愕然地注視着俞天福。他看看盈盈，她

正如他一樣，也是不解地驚訝着。

「我們坐回原位上去吧？」這兒，這兒……怕看不清楚。」俞天福站了起來，囁囁地說，紫漲着臉怯怯地笑着。他的喉嚨彷彿給她們身上底異香哽咽住了，那不堪不恥的模樣十分難看。

蔣美蘊對雄霄笑了笑，又狠狠看了霞玉一眼，向他們告了別走了。

「我說，電影裏那個男子也許有人會說他傻，但愛情是無條件的，是該有相當的貞潔的，我不說他傻。雖則那個女子並不愛他，並且欺騙了他，我總覺得那個男子繼續地愛她並不傻，就是爲她犧牲一切也是該的，可是我們看下去瞧吧。」雄霄想他們這樣地注意着各人，也許是因爲霞玉曾到K大學去表演過，曾見過一面。

劍君和媚鶯並不會聽他底話，只看着前面遠遠地坐着的俞天福，他是一動也不動。蔣美蘊似乎在一旁打趣他。霞玉有些出神似地。聽他底話的

只有那盈盈。

「哦！」她定定的看着他底臉，她底雙頰顯得特別地鮮豔紅潤，眼睛射着稀有的光輝。半晌，才接上去說：「雄霄，你是一個癡情的男子，在如今那些油頭粉面的狗屁男子中，你是一個稀有的大丈夫，你是一個稀有的英雄！」她底聲音震動在他底耳膜上是更其柔媚。

音樂已不知幾時開始的在奏着了。

「是麼？」在她底面前，雄霄並不羞怯，只看了她一眼，她似乎有些異樣。他看了看劍君們，他們還是向前面望着。

在電影底繼續映演中，一個個女友底臉在他底意識上浮出，互相排擠，互相追逐，最後歸併成盈盈。剛才甜蜜蜜的幾句在他腦中閃爍，他依稀嗅到她底口脂香，然而一個幽幽的從他底靈魂中透了出來。頓時便蓋了一切，佔據了他底全部：「你也認識盈盈的！」他下意識地看了看盈盈，又

看了看霞玉，似乎把她們倆比較一下。突然施書英跳了上來，他厭惡地搖了搖頭，像是想趕走走她，她却更蠻橫地黏住了他。盈盈的臉遊移起來了，漸漸地淡了下去；霞玉的臉直沉到他底心的不可測的深淵中，只有幽幽一片仍在他的心上浮蕩；施書英是越來越強橫，在他底腦中擾鬧。影片一幕一幕地在他眼前移過，後來竟是飛去了，在他底不安的，紛亂的意識中，那些是一點也擠不進去。脚擱起來又不好，放下去又不好；忽地靠着椅背，又忽地，直挺挺地坐了起來。他可不知道坐在他後面的正在討厭着他呢！霞玉並不會注意他，她像失了知覺的樣子。瞿盈盈時常回過頭來對他說話，他覺得她底濃烈的口脂香向他直噴。

在他底心中的糾紛互相傾軋着，終於於不能容忍，於是暫時沉在他的心底深淵中底霞玉直往上衝，終於爆發了，許多爆發出來的火花，併合了起來，成了幽幽的霞玉；施書英給炸得一片片的散在空中，逐漸湮沒。

雄霄恍惚地看見淡墨的「GOODNESS」兩個草字，燈突然地亮了起來，滿院頓時充滿了光輝。他底心中也似乎是一道極強烈的電光霍地一閃，那些糾紛頓時解決了，他本能站了起來，現在他心裏只充滿了幽幽的。四週底人蠕動着往外移。劍君們也立了起來，盈盈底微紅的眼皮顯現她底嬌慵慵。走出了椅子的行列，盈盈有意無意地靠近雄霄。似乎怕幽幽的在心裏加速度的澎漲。雄霄挺一挺胸，隔着一層極薄的網，他的胸脯觸着了盈盈的滑膩的背。她覺着一陣男性的強壯的肌肉的烘熱，幾乎想倒入他底懷中，但自覺震驚了她，她違反本願地向旁引避。雄霄却更奮勇地站在前面向人叢中掙，似乎非這樣，心裏的快樂就無從發洩似的；他只覺得肉的誘惑在他底快樂上輕微地磨擦一下，那真不成一回事。他決定了要從各方面而把施書英抹去，佔據整個的霞玉；在人生的空漠的旅程上，他需要一個能安慰他，鼓勵他的伴侶。

夾在人叢中，他們推推移移出了門外。——關盈盈告了別和她底底同學去了。

雄霄像頂忠順的狗服從主人一般，跟在霞玉的後面，如護衛她似的。劍君很優雅地請媚媚鸞和雄霄到他家裏吃晚飯；雄霄像沒聽見，望着霞玉底底婀娜的背影，滿懷的快樂與希望，逐漸擴張着，單找不到一個合式的流露。

太陽在潑墨似的的陰雲中探出臉來；馬路路早已乾了，只是這有些泥迹。那太陽雖不很強烈，但照着了雄霄，快樂和希望似乎也是應了熱烈則灑底原

~81~

理，直伸進了他底四肢百骸。他懷裏暖溶溶的，舉止也更輕快了。行人們臉上全露着喜色，似乎慶幸太陽陽底底重臨。霞玉是歡歡欣中透着悽

惶。劍君和媚鸞雖是滿臉歡欣，但他們底底沉默總掩不了他們心中在想着的什麼事。因此，雄霄雖想發洩他底滿懷光明，更是無從了；也只得默默着，

讓那光明填塞着每個毛孔。

晚飯後，他們照例是在書房裏。

像吃醉了酒似的，雄雉膏底話是特別的多。他起先講兩影戲，後講瞿盈

盈。

「瞿盈盈和你是什麼關係？」劍君利刀似地截斷他的話。

「什麼關係？自然是朋友！」

「愛人吧？你看她和你多麼親暱。」

「怎麼會！我不會愛過誰，也許是誰也夠不上愛。」他說話時，臉却

~88~

向着霞玉。

「噫，不愛誰？……」真是一矢中的的，雄骨一句話也接不下去。於是娟鶯爲是了解似地地笑。

雄骨下意识地看着霞玉，似乎是承認：「噫，我第一次愛着一個人，也是末一次愛着一個人。霞玉低下眼皮去。啊，她也是愛我的吧！不，安

想！怎麼夠得上要她愛？太，太……」

劍君沉思了一會，說：「雄弟，你不曾愛過誰不是！」

「不曾愛過誰。」他不禁詫異了。

「要是你愛上了誰，那怎麼辨？」

「始終愛，爲她犧牲我底一切！」

「要是她不愛你？」

「噫！」

「要是不能愛？那我就是說，你愛她，她也愛你，而你們兩個不能愛，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或是命運阻礙了你們。那怎麼辨？」

「那？」他不由興奮起來了。「我自己不能活，也不讓別人活！我要殺人，把血來洗刷我底劍痛！」

「哦，那我就是你底愛的哲學！——但——」劍刺君看了看看雄霄，又看了看霞玉。「那是天——」他喃喃地說。

「嘩啊！」霞玉吃了一驚似地，握住了雄霄的臂，依枝弱鳥似地。「雄哥，你——我可不准你這麼做！」她底眼光釘住他底眉，那現在是微斜着，騰着殺氣的。「別這麼，雄哥，別這麼——爲了我別這麼啊！」
「愛破滅，忘了就算。」

雄霄不響，突然眼淚滔滔地從眼眶裏拋了出來。
「美使使拿着玩具手槍闖了進來。」

姊姊捉住他的臂，以謂他們定然打過架了，拿手指劃自己底臉。

劍君們全笑了，雄骨自己也想也不由好好笑，怎麼會流淚來。

「姊姊，你怎麼打姊夫？回頭不會懊悔嗎？」

劍君又笑，雄骨坐在鋼琴前彈着，不理他。

「姊姊，我說錯了！」你幹嗎打雄哥哥？」他跑過去捧着他姊姊底

臉。

「爲了他欺侮鶯姊姊！」

「那該哥哥打，爲什麼要你打他？你不是很愛他嗎？」

「呸！」

「姊姊，我又說錯了！」他把自己的頰偎在霞玉的面上。「你吻我

一下，我去替你槍斃雄哥哥。」

霞玉吻了他一下。

「槍斃你！」他把假槍指在雄霄底胸前，碰的開了槍。「哈，槍斃了雄哥哥，——姊姊又捨不得！」

「爲什麼要槍斃我？」雄霄抱着他，把他的槍奪去了。他掙脫了，又去偎在媚鶯底懷裏。

「罵姊姊，我可好好！他欺侮你，我替你槍斃了他。我底槍也給他奪去了，你該吻我。」

媚鶯吻了他一下。

「喂，爲什麼不哭？」他偎在她底懷裏向雄霄做鬼臉。雄霄笑了起來。

「笑！我再拿去拿把手槍來打你。」他跑出去了，唱着：「又會哭，」

又會笑，

哥哥哥餒頭拿來又想要！」

大家又笑了起來，靜默了一會。

「哈，俞天福。」雄骨想起了俞天福，談鋒又來了。「誰嫁了他，那才是薄命呢？」

「俞天福怎麼樣？」劍君和媚鶯非常注意地同聲問。

「俞天福——他是有名的老怯！」

霞玉非常注意地望著他，他底快樂蓬勃起來，講的更起勁。

「誰嫁給他，才是真的薄命呢！——剛才你們不是看見的，他那模樣兒夠多怯？他底愛的哲學是這樣的：愛就是娶妻，就是生兒子，而生兒子就是人生。啊，他這人！——我可說不出，真的，不知該怎麼說才對。而且真奇怪，聽說，他有一個非常美麗的未婚妻。居然有一個非常美麗的未婚

妻！——他的未婚妻據說還是多愁善哭，啊，真是一朵薄命花！」

他突然地，驚異地停止了，因為霞王玉底眼眶下又閃着淚珠了。

「怎麼了？」

「玉妹正是他的未婚妻啊！」——媚鶯也像替她難過似地說。

「愈天福的？真的？」——他底希望完了，他底憧憬一下就破了，只默

默地呆坐着。

劍君默默地拿出手帕來替霞王玉拭淚，他們倆互相望了一望，他自己的淚

也不由掛下來。

羨俊又拿了把玩具手槍進來。

「噢，你為什麼用淚，姊姊！」——真的，霞王玉底頰上又垂着兩滴晶

瑩的淚。他揚了揚手槍。「是他吧，總是你欺侮姊姊。」——然而雄霄只

木然地坐着。「怎麼了？」——裝傻瓜嗎？」——雄霄不答，他覺得奇怪，伏在

姊姊的身上，拿小手替她拭淚。「姊姊，別傷心，弟弟和你好。」

她笑了，抱着他，臉兒偎着。

劍君提起瓊瑰珠來奏着，如鶯鶯嬌聲她和唱。自然，她底眼波，她底滿
懷的愛，全向微斜着的劍君身上傾瀉。

只有幽怨的旋律在空中迴蕩，這是靈魂底悸動！

好一回，低低的，沉沉的聲音從雄雉的口中裏發出來，他看着手中的手
槍，鬱鬱地吟着：

「啾啾，夜鶯似的哀歌奏慌了心胸，

然而心兒啾，只感着孤零的虛空，——

啊，流血，把血來掃盪你底幻夢！

啾啾，枯寂的，善良的靈魂，

你只合獨葬荒墳，在荒墳中聽那懺悔的清磬！

啊，流血，把血來滿除你的長恨！」

漸漸地是天高氣爽的秋天了：空中見不到一縷白雲，蒼穹穹也不再重重地壓在人們頭上；晚上星星們閃閃地向世人做着媚眼，月底底藍輝，幽幽地普照人間，向人們送與幽夢，安慰他們在醜陋的，現實的人間世的失望。秋，在鄉間也許是蕭殺；在城市裏，在衣食無愁的階級裏却是這麼美麗！然而秋的美麗：月的藍輝，慈母的愛，夜的溫柔，全掩不了雄骨心中的火山；那火山醞釀着要爆發了！頂和平的人底胸中也許會懷着極極端的毒；熱愛底反眼也許是悲憤，不可遏制的無理由的悲憤；深深地鬱着的結果也許是瘋狂般

的爆裂；突然的失望也許會引起無目標的報復；本是普愛人類的，因了那意外的刺激，也許會倏然地變成厭惡一切的；爲了洗刷自己心靈上的不可補救的創痕，頂懦弱的人也許會變態地酷嗜鐵與血；愛就有這麼的能力！

幾天來，雄霄只是鬱鬱的悵在房裏；除了吃飯，差不多和家人隔絕了。喜歡唱，低低地，沉沉地，呻吟着，像是受傷的猛獸底哀鳴。那和平的，閒暇的家庭裏時常充滿着這樣憤懣的悲鬱底湧流，彷彿大暴動前夜的風底狂吼，雨底猛瀉，顯着一種異兆，以乎是先導，是預徵。誰去看他時，他總是默默地坐着，或躺着。

晚上，照例在睡覺以前，他準到媽跟前來盤桓一會兒的。現在在可不了。他媽去看他時，房裏是黑黑的，靜靜的，沒有光亮，也沒有聲息。她開了燈，只見他仰天躺在床上。她以爲他是睡熟了，隔着腳輕輕地走到床前，替他扯上了被蓋着。

她幾乎驚叫起來：他底眼眼更陷了，眼陰鷲地，在濃秀的，重重地壓在眼眶上的眉下睜着，正惘然地望着她。面頰瘦削了許多，本來小小小小的口，現在變闊了。額骨上浮着一層焦紅，很容易看出這是內心的煩悶在生理上底影響。無限的痛心擊中了她，正如守財奴失了金錢一般；她幾乎流下淚來了。

「沒有有什麼不舒服的吧，雄兒？」她摸着他底額。他不響，牽強地笑，看見媽的雙眉緊鎖着隱憂，頗有些不安。他看媽拉攏了帳子，關了窗，看了他一下，拖着憂愁的步趾，俯着頭出去，他想：「母親的愛才是天地間的至愛，什麼都奪不了，破不壞，長耀着神輝！」

突然地，他打了一個寒慄，頭漸漸地有些漲痛；他閉了眼忍着，眼前是無邊的黑暗，無數的美麗的火龍在黑暗中飛穿。他昏茫了。那些火龍變成了一朵朵的，一朵朵的在黑暗中迸迸裂裂；一朵朵火花倏地穿進了他底咽喉，直沉

着明亮的閃耀。——猛然地，他一刀刺去，那頭紛紛地分裂了，在他眼前亂竄。胸中剛才那熱辣辣的東西在往上冒，不可遏制地冒了上來，他本能地坐起了身向牀外嘔吐，接着一陣昏暈通過了他底意識，他木然地倒了下去，茫茫地失了知覺。

過了許久，他聽見有人在耳旁輕輕地喚他，睜開眼來，眼眶中擠着淚，從淚光中望出去，只見牀前站了許多人：媽，爸爸，陳媽，和詫異地，好奇地望着他的弟妹。

「現在在怎麼了？」——他媽蹙着眉，負着重重憂望着他底臉。

他拿手帕拭了淚，才看見牀前紫紅的一大堆，褥子上也有些。

「吐了這許多紅，怎麼好！」——陳媽的頰底縐紋上浸着老淚。

「血？」——他坦然地笑了。——吐血！——那有什麼關係？——他本就不希罕這活，這皮囊。——流血更好呢！——總有一天得流吧？」

「啊，臉色蒼白得什麼似的！」——陳媽說。

他才覺得呼吸很費力，嘴裏是異樣的味兒，有些腥，鹹，又有些苦。床像在浮蕩，飄渺地如在夢中；他只得合上眼。心裏是十分坦然，他想死，那有什麼怕！——塵世有什麼可以留戀的？見到的總是淚，金錢，黑暗，矛盾，勢力，不平！——那兒是愛？那兒是幸福？那兒有心底共鳴？那兒有顫抖的吻？只有壓迫，只有混亂，只有僥倖！——命運好的便有福了！

醫生來了，帶着來的是特有的藥氣。他稍微開了開眼睛，只見一個帶眼鏡穿西裝的醫生，拿着聽筒正向他走來。他仍閉上了眼，繼續那機械的想：強權好淫公理，社會會壓迫青年，資產階級剝奪窮人，美麗的花在烈日下枯槁，甜蜜的愛在命運之下毀滅！

醫生在他底肋骨上用手指敲着。

他彷彿看見自己在沙漠上踽踽涼涼地飄零，沙漠是無垠的廣大，空虛，悲涼，而自己彷彿是一個孤獨的幽靈。太陽陷在地平線上，快下去了，他得求一個歸宿。找一個墳墓。前途似乎有幾棵樹，幾叢草，一池水，然而走近時，却是幻影，啊，怎樣的一個憧憬底幻滅呀！

「這兒可痛？」醫生在他底腹上用有力地按。

「痛？有什麼痛？」他閉着眼，茫然地答。

兄弟妹們的笑聲，但仍繼續他底機械的思想：羔羊們只有給人家欺侮，只能任別人宰割。在這世界，只見罪惡，只見淺薄，充滿的是銅臭氣，是勢利！只有幸運，只有僥倖，只有偶然，——人生真是一個大偶然！成功是偶然，失敗是偶然，一切全是偶然！可是，愛，偉大的愛也得受偶然的支配！愛底底光輝，愛破滅全是偶然？

醫生捉住了他底手，切着他底脈。

他憤然了。啊，誰縛着我底手，誰剝奪我底自由？喝，等着吧：我要睜着巨眼，站在地球底邊上看着你滅亡，我要把希有的熱情站在不幸的人們底前面，摧毀那些殘賊我的惡勢力！流血，把血來洗刷創痕，把血來掃盪一切！

他猛然的抬起手來，像勇士掙脫自己底囚桎一般。

「打碎謝先生的眼鏡了！」是陳媽的聲音。

他掙開眼來看，大家全吃驚地站着。他又閉上了眼，就昏昏地睡去。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夜；睜開眼來時，媽總兀坐在牀沿上，隱憂地望着他，見他醒了，就問他：「要茶喝不？」

第二天寒熱退了，神志也清爽得多，而醫生却換了個中醫。身體虛弱得不堪，呼吸很緊促，轉側也費力。醫生去了以後，媽低着頭進來，坐在

床沿上；陳媽也跟着進來。她捉着他底手；看了一看，痛心她說：「這是多麼灰白。」他一看，果然血色也沒了；手是本來小的，現在却是枯瘠。想不到這些血，這一夜的寒熱，有這樣的效力！

「雄兒，你有什麼不快活？」這幾幾天鬱鬱的，如今鬱出病來了！」媽說，她看着憔悴的兒子，瘦枯蒼白的面龐，幾乎要流出痛痛淚來了。她想着這樣一個英挺俊偉的身裁，這樣一個個儒雅的臉，這樣一個個儼豪爽天真活潑的個性，竟變成樣一個個滿眼悲憤悽愴陰鬱的——啊，十九年的心血，下半世的希望！她微喟了一聲。「醫生說你是外感內鬱，外感易治，內鬱是心病——雄兒，你究有什麼不快活？」

他不響，只微微地笑。然而那是多麼勉強的笑？裏面含着說不出出的悲憤，說不出出的苦！他底眼眶陷得更深了，眼顯得很大，忍着「腔悲憤淚，憎惡地，毅然地，陰鷲地望，他看見什麼似的。

「唉，孩子們這樣鬱鬱的，總是大人們積德不厚……」底下是「保不住」三字，然而變做了眼淚掛下來。

「雄少爺，你有什麼不隨心，有什麼爲難，儘告訴太太，太太總會替你弄妥當的。怎麼在肚裏不響，鬱壞自己身體？如今果然鬱出病來了！」陳媽也跟着老淚縱橫，緊緊地看著他，似乎希望把他心事看出來似的。他只是悲憤地，牽強地苦笑；憎惡地，毅然地，陰鷲地望，似乎看見空中有愛，恨，火，血，與鐵在交流。

劍君來看他，雖則沒有說什麼話，可是他的眼光却釘住他底蒼白的臉，直鑽進他底意識。他想：變了，完全變了！各方面全變了！這刺激竟會這麼利害！

雄霄只說了這麼一句：「劍哥，你太幸福了！在不幸人的面前，你是故意地在嘲弄別人。」

臨走的時候，劍君說：「雄弟，我懂得你，你太癡心了！不必如此，好好兒保重身體，再找出路吧。」他似乎還想說下去，看了看站在旁邊茫然地聽着的雄霄的媽，他忍住了。

他吐血的消息傳佈得很快，來探望他的親友每天有。

他給他們纏得非常乏力，可是他們並不會顧到。在地底床前，媽媽嘮叨地訴說他吐血那晚的情形，敘述得特別可怕。於是那些親戚們又絮聒地問他有什麼難過，又問他媽，他為什麼會吐血的。

他們討論的結果是：雄兒太聰明了，太懂事了，所以會鬱，會鬱出病來；而且好的孩子本不容易養，最好是過房給人家，或娶親，拿喜氣來沖一下。

他憤然地想：「嗚，這種無理由的見解怎能容許它存在？萬惡的舊勢力！只有血，是的，只有血才能掃盪這些！」

他底節儉的丈人居然買了兩支人參，幾斤燕窩高來；施書英聽見了那消息，據說一夜不會睡，並且親自到虹廟裏去替他燒香祈福。媽媽對他說，他底丈人多麼愛他，他底未婚妻多麼賢惠，她又說，要替他辦婚事。聽了這些話，他只冷冷地苦苦地微笑。

病中，黃仲懷來看他。他看見他時，覺得一種偉大的陰鬱。他變了，憎惡一切的，冷峭的神氣；只有那濃秀的眉還鎖着英俊；眼裏的秀雅却變了無限悲憤，無限熱烈，口緊閉着，顯着毅然地決然地，再沒有孩子似的嬌憨與天真了。

「你變了，各方面全變了！你受了什麼刺激？怪利害的一個刺激！」他望着躺在床上的雄骨像受了重傷的鷲獸在休息，預備殘酷地施行報復。

他不響，陰沉的，悍鷲的苦笑浮上他的臉。

「還有，你信裏……」他看淚珠在他的眼中擠，便停止了；從淚光中，他看得出他底內心的煩悶。在狂熱的復仇慾的熾燃，滿懷的，無從發洩的恨毒。「哦，我懂了！——靜靜的安息着吧。恢復了你的『一切』，再找出路。」

淚珠倏的隱沒了，像咽下了喉嚨，眼中泛着『一層紅光』。

黃仲懷懷惘然地，彷彿臭着了血腥氣。

「這樣一個青年會變成魔王，變成猛獸！」他臨去時這樣想。他起床了，身體恢復了健康。

劍君又來了，這回給他一封封信，說：『要是不會誤會你的話，你看了這信該很痛苦吧。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工作！奮鬥！努力！』

那光明求出路！別負了寫這信的人的希望！——他拆開信來看：

「雄哥！」

這是我給你的第一封信，也是末一封。

劍劍哥回來，說：「雄弟瘋了，爲了你！」

我是早就明白的！雄哥，如今你竟這樣了，而且爲了我……我只
能心碎，我只能流淚！……我是善哭的人，讓我底底淚來葬送我的
青春！讓我底底淚來掩埋你底愛，你底影！……讓我底底淚來做我們底
前情的葬禮！……讓我底底淚來酬報你底癡心！……

雄哥，我決定了，我們從今別再相見。

多殘酷，時代底權威；

多酸辛，弱者底悲淚！

這兩句算是我們底……墓誌銘吧！

雄哥，我是一朵薄命花，總得在俗夫手裏殘摧！我不希望做你護

花使者，只希望你做一個不幸者的前導。努力，雄哥！做一個超人，做一個丈夫，做一個大勇者！只當我是一面鏡，鏡裏的一朵荷花；只當我是一潭水，水裏的一灣月；只當我是一個夢，夢裏的一聲鐘！

唉，雄哥，我欲無言！等你成名時，請悄悄地默默地到白楊窠草間來訪我底孤墳，來叩我底墓門。也許我還有知覺，也許我底淚還不會涸，那我我就在地下爲着你的流淚。去吧，雄哥！做一個超人，做一個丈夫，做一個大勇者！」

他只見淚在湧流，不，血在湧流；在血光中亭亭地站着霞玉，美麗的眼閃着淚珠，淚光中念着幽怨欲絕的微笑。

然而他底外貌却十分坦然。

「劍哥，霞妹怎麼會是俞天福底未婚妻的？」

「父母母之命，媒妁之言，」遵着周公底大道！——這位幸福的貴公子似乎也存些憤慨。

「媒人是誰？」他腦中突然閃過一線光明。

「是俞家的賬房謝老兒——」

「爲的是鞏固自己的飯碗？」他找到了報仇的目標，兩道眉騰着殺氣。

「自然！」

「劍哥哥，現在你是霞妹的唯一的天使，你多安慰些她吧。她是一朵薄命花，如其你不能保護她，讓你折了她，別讓她在俗夫的手中憔悴；給自己的天使摧殘，總比給俗夫摧殘好些！」

於是沉默充滿了空間。

那偉大的，流血的——一九二六年，蘊蓄在青年們心中的不平團積了！——革命意識也濃厚到了極點；於是空前的，青年們以熱血來掃蕩一切的惡勢力的運動，假借着國民革命底軀殼而爆發了！——不幸者站在同一的戰線上，向前進攻；而許多煩悶的青年也得了出路！——

黃仲懷從校外跑回來。

「雄霄，好得很，總算完成了一樁重大的使命。」他對着正在寫信的雄霄說。「你怎麼樣？我要趕到廣州去做後方工作了，也許到了那兒還

得調往前敵去宣傳。我明日就動身，你決定了沒有？」

「決定了，我已決定了我底出路！我不願幹不徹底的，文質彬彬的工
作；我進黃埔去。他底濃秀的長眉微微一蹙，底下的陰鷲的眼英俊地向他
一望，仍接下去寫信。」

「很好，可是你怎麼捨得你底媽？」

「可不是嗎？但也顧不得許多。我叫左展俊把我底信和照片帶回去
給老人家做個紀念就成。」

「這就是嗎？」他指着她寫着的信。

「是的！」他想起剛纔媽才叫人拿東西來，還問他這星期回去不？
要是回去，那得替他準備他喜歡吃的餐。他底淚又不由自主地潸潸然欲下，
但現在他底淚是不會流下來了，只往咽喉流！他想：「媽，你的兒子不
回來了！」

「你不想去和霞玉訣別嗎？」

「我如今見不到她了！我也曾到她家裏去過幾次，只有劍哥哥陪着我。以後我就不去了。」

「這可很難受吧？」

「可不是，這可真難受！」

「那你忘了她就是。」

「可不是，我也想忘了她；但我越想忘她，越忘不了她。」

「我可不不懂她爲什麼會不見你？」

「她底信我不是給你看過了？」

「是的。她可真愛你啊！」

「也許是這樣的！」他茫然地拿着寫好了的信，和照片一同封了。「我想去看劍哥哥，問他要他們倆的照片。」

「雄霄，怎說話冷冷地？」

「可不是，我說話可真冷冷地！」也不得不冷冷地！」

他瞧着他底茫然的態度，不由好笑。

他想：「這樣一個時代，生這麼一個青年，這麼一個青年的遭遇是如此，而現在又變了，酷嗜流血……不懂，不懂！」他搖了搖頭。

那晚，雄霄，在劍君的書房裏。

他眼皮向着下面，靜靜的坐了一回，然後抬起眼皮來，劍君正望着他，臉上還是那層微笑。

「劍哥，我明天要動身到廣州去。」

劍君略略地驚訝。

「我可能再見一次玉妹？」

「到廣州去幹嗎？」

「從軍——不，流血！」他底濃眉一聳。

「可是——」

「沒有關係，我顧不了許多。我要怎樣就怎樣，不能讓別的給阻止了。這是我的出路，像我那麼個人，在這種境遇下，不能不有這麼個結果！」

「哦，讓我祝你成功！我們可還有見面的機會？」

「要是我不死，要是我願意。」他只漠然的說，死對於他，似乎很平淡，不能打動他的心弦。「可是，劍哥，我想再見一次玉妹。」

「要是見不到，那怎麼辦？」

「怎麼辦？不能見到，只是此後永不能再見吧了。薄命總是薄命，飄零總是飄零！」——從他底冷鷲的眼光中，劍君竟看不出應有的熱情！——「此去，我是預備把一切犧牲的。我不想因此而有什麼例外；我只

想……：……我只想流血，我只想報復——」

門漸漸的開了，走進來的正是霞玉！

在表面上，雄骨只平淡地看了一下，似乎並不介意，然而他底靈魂顫動了。

「雄哥，你去進黃埔不是？」好得很！——但別忘了……：……」在這裏她很痛苦似地忍耐着；淚又合着了。「不，我是說忘了我吧，忘了我這……：……」她在弱地，站不住似的倚在劍君椅旁，眼皮低下去，看在他的髮上，她的手溫柔地在上面撫着。

看了劍君臉上浮着的大幸福，大華貴的笑，雄骨下意識地憎惡着。他幾乎喊了出來：「喝，你這討厭的傢伙！——但隨即意識到自己的無聊的嫉妬，便默默的坐着。鐘的擺聲很清晰地在空氣中響。這一刻那的清醒，他才憶到光陰的甜蜜，寶貴。以前，他是會可惜這些光陰的，會想起詩草

的，離別的情緒的，如今却不同。他只覺得光陰是甜蜜蜜的寶貴的，但甜蜜蜜只是甜蜜蜜，寶貴只是寶貴，與他有什么相干！雖則如此，他底熱情却在內心裏飛奔，他想不出什麼話來表現這馳驟的，蕪雜的別有一般滋味的情緒。他的愛霞玉，不但沒減，而且深入膏肓了；不但不能忘，而且永遠刻在記憶上了；她不願再和他相見，不但不會減少他的痛苦，而且增加了他對於一切的敵視。然而他的臉仍是冷冷的凝驚。終於他忍不住了：

「玉妹，這是我最後一句話：我的血滴滴都要為你灑！」

她底眼皮並不會抬起來，手仍在劍刺君髮上撫。但看得出，她是很感動，因為她底身軀幾乎全壓在劍刺君的肩上，像要暈過去似的。

「那，雄弟，我來代說一句，玉妹的淚今後滴滴都為你流！」劍刺君的手臂環着了霞玉的腰，抬起頭來看她，像問她是不是。慕地，他臉上的俏皮的微笑沉了下去，頭低下來看雄骨。

雄霄想大約她又是在流淚了。

以後他們就不會講一句話。

鮮色的半月在藍天底邊上貼着，星星們在映眼，花的影兒給描上了牆，

夜鶯的驪歌擦着斷了的陽。雄霄邁步跨出了門。他回過頭來瞧瞧劍君正

站在門口，霞玉柔弱地倚在他底懷裏，頭靠着他底肩；他底手撫着她底肩，

還是那副閒暇的態度。

「別了，永別了！」

雄霄慨然說。

「好好的去吧，雄弟！」

劍君也悽然了。

雄霄底背影漸漸地在月光中遠了，終於在陰影裏消隱。霞玉把頭靠在

劍君的懷中，她覺得他的心也在跳動。

「祝他幸福吧！」

一陣寂寞的微笑浮上了劍君的嘴角。

「是的，劍哥。」

祝他幸福吧！」

她底頭抬了起來，一層悽悽笑也浮上了她的豐頰。她底淚忍不住了，流下來就停在了笑痕上。

他們倆茫然然地，倏然地望著前面的夜色。

第二天是星期五，雄霄的幾個朋友，送他上了船。

「去吧，雄霄，好好兒走你自己的路吧！」

他只微微地微笑。

「可是託你們的那封信別不給帶回去。」

「不會的，我來負責。」左展俊說。「等你的船開了，明天我們就

去。」

那天，船在水裏平穩地向口外駛去，浪花在船頭飛濺。雄霄依着欄

杆，望着西岸。終於那船載了他到了茫茫無際的海上。一望只見天水相
接。風一陣陣地，狂烈地吹來，他也不覺得冷，只覺得他是漸漸地離開媽的
懷抱了，永遠地跳出媽的護翼了！他失了感覺地站着。

像夢中驚醒似的，他才覺得黑暗已籠罩了海面，只有美麗的繁星在天空
閃爍。一切全寂寂的，只有澎湃的浪聲在黑暗中洶湧。他回過頭來，矗
立在後面的是黃仲懷。

「家鄉很可戀吧？」

他只猶笑。他底意識上浮出了謝老兒的印象，他滿腔的離情，滿腔的
毒恨，都向他身上進攻；他似乎看見白刃慢慢地在他底肥肥的，卑鄙的頸上
刺進去，紫黑的，翻滾的血流出來。哦，原來在他身裏循環着的不是人類
的鮮紅的血！他似乎又聽見媽的聲音：「雄兒！」他驕然四顧，只見一
片黑暗，一片浪聲，在黑暗和浪聲中站着黃仲懷。

「走吧！」——他和黃仲懷回到船裏。

左展俊他們商量着怎樣去把這消息傳給雄霄底媽媽；他們貿然地答應下來替雄霄拿那封信去，現在可懊悔了。這第一句怎麼說？雄霄底媽媽是非常

愛雄霄的！要是聽說她底愛子從軍去了，不，送命去了，她會這樣呢！……太難了！要是不認識的，那還容易，但雄霄的媽又是認識他們的。

「但也許不會有什麼事吧？」左展俊在心裏下轉語。「而且這事多早晚總得給她知道的。」他看了看別人，他們也都在爲難。

「好吧，我去！」他奮勇地說。「別人的託可可負，但這雄霄的，這是我們底底雄霄的。」他底意識浮上了可愛的雄霄，他臨別時的黯然的猶

笑，鄭重的囑咐，他就義不容辭地拿起雄霄底信和照片走了。他看見雄霄底媽媽時，他底勇氣不由地頹喪消滅。她是滿臉的笑，見他

進去，以爲是雄霄回來了。

「雄兒，今天怎麼來得這麼早？」她說。——「啊，是你？」和雄兒一同回來的？」

「唔，是的。」他預備着的話和勇氣全給慈母的愛融化去了。但他慕地意識到自已不能這樣說。「啊……不……他……」他不曉得該怎麼說。

「怎麼樣？大約又是在學校裏踢球吧？這孩子真不聽話，回頭踢球傷了，病了，又叫我着急，展俊，你千萬勸勸他，可曉得孩子們有了好歹，做媽的是怎樣提心吊胆的呢……」啊，你怎麼樣？沒有病吧？」他看着左展俊不自然地坐着，他想着：這孩子今天不知怎麼了。——實在的，左展俊可真難受，他強忍着淚。他想着：老人家還在做夢，雄兒骨現在在早已在海上了！——「展俊，你曉得他暑假中那次吐血，我着急的什麼似的？」啊，我親自到水仙廟去求菩薩，許了三百部金剛經，四台戲，四十天素呢！——孩子們總

不曉得做大人的擔驚憂，每次他回校去，可憐，我晚上就睡不熟；星期六還不曉得早些回來。那比頭還大的皮球打在身上，誰知道有沒有受內傷？……今天我吩咐廚房弄了許多他喜歡吃的菜在這裏，你和他一塊兒在這兒吃飯吧……」

「雄霄，他……」他想說又咽住了。真的，做媽的太愛兒子了，叫旁人爲難！

「他怎麼還不回來？」她看着釘在壁上的，他自己用濃墨畫的那個影子。這張影畫很像他吧？你看這……」她不由從心坎裏笑出來。

「是的，怎麼還不回來。」他喃喃地說，手在袋中摸索着那封信和照片，但沒有勇氣拿出來。他想：「這裏有更像的呢！」唉，老人家還在做夢！兒子早已在海上了，遠離他底慈母了，永離他底慈母了，可憐的老人家！」

於是各懷心事似的，兩個人全不響了。雖則表面上似乎很平安，很沉默，各人的心却都在感着不耐煩。展俊更在焦燥以外，加着不安。他不明白自己怎麼沒勇氣拿出那信來，又沒勇氣走，只抬着頭傻在這裏。「他可到什麼地方去了吧？你來的時候，他真的在校裏嗎？」這位慈祥的母親竟忍不住了。

「真的，在那兒踢球。」他慚愧地說着這心話。「我出來時還問他爲什麼不走，我還叫他立刻就回來，在這兒等他一同吃了飯去看影戲呢。」「怎麼還不回來？」她看着壁上的掛鐘。「不要在學校裏吃飯了吧？不會的，每次總是十二點半跑進來了，嚷着要吃飯的。……」展俊，學校裏餐食很難下咽不是！他回來時總拼命的吃！」「他的話，他的勇氣早給慈母底底愛打了回去！他只想哭；他心裏難受。」「啊，雄骨，竟捨得他底媽，這樣愛他

的媽。多利害的一個刺激！」他想。

「今天下午那兒影戲好？吃了飯你們一同去吧。要先去買票不？」

我想光陸可不壞吧？」她想起兒子回來時的親親熱熱的幾聲媽媽，就悄悄地在心裏樂着。

「雄兒可真愛看影戲，每次吃了飯，坐了一回，總說一聲：『媽，我看影戲去，就回來的。』就站起身走。」

「不是嗎？他可真愛看影戲！只是……」他偷偷地回過頭去滴了兩滴淚。

她並不會留意，一心想着她底愛兒。

「怎麼！一點鐘了，還沒回來？」她有些焦燥了。

這回她看見他眼中的餘淚了！

「怎麼？雄兒沒有什麼吧？」她吃了一驚。

「不，我身體有些不爽，我先走了。」他再也不能坐下去了。

「慢些，讓我叫人送你回去。」

他摸著袋裏的信和照片，躊躇了一下。

「老人家放心吧，雄霄也許會回來的。」他終於沒有拿出來。

他走到馬路路上茫然地立着。

「老人家還在做夢！兒子早已遠離她了，永離慈母底懷抱了！」可憐

的老人家！」他想着，拖着沉重的脚步到郵局裏把那封信掛號寄了。

那封信到雄霄底媽的手中，她只拿着照片愣着。一句話也不說，淚也

沒有。陳媽走進來，只見她底臉泛著灰白，漸漸地眼一闔，倒在床上，暈

厥過去了。陳媽手裏捧着的茶盤頓時丟在地上，驚呼一聲，冲上去把她底

人中刺住了。

「太太！怎麼了？去不得的！去不得的！小着呀！」

快醒來，太太！……太太！……她發急地喊，許多別的女傭全跑

了進來。「快拿開水來！……開水！……」

就有人拿開水，有人請醫生，有人打電話。

雄兒底爸爸接了電話，連忙趕回來。他踏進那起居室底房門時，她已悠悠地醒轉。

「什麼事？」他看着她底慘白的臉，瘋狂了似的，呆滯的眼光。「怎麼……怎麼會這樣的？……怎麼不請醫生？……怎麼不早些打電話給我？」他不由着急了。

涓侯背着書包跳進來。

淚突然從她底眼中迸出，她驚喜地緊抱着涓侯。

「啊，雄兒，你回來了嗎？我知道你是忘不了媽媽的！……雄兒，你怎麼能走？……怎麼能走？……媽媽愛你呢！……雄兒，你不怕媽媽悲傷嗎？……不怕媽媽會瘋狂嗎？……啊，雄兒，你又回來了！」

你果然回來了！——你是你底媽媽的兒子呀！——你可能會捨棄你底媽媽嗎？你可能會不顧你底媽媽嗎？……」她顯然瘋狂了。

「啊，雄兒，怎麼了？」雄兒底爸爸想，把丟在床上的信拿了起來。

「媽媽，我是涓兒，不是哥哥！」涓兒睜大着眼驚訝着。

「雄兒，別謊我，我知道你是我的雄兒！……」唉，你怎麼能去從軍

呢？……回來了，啊，你回來了！……你底弟弟還小呢！……媽媽愛

你呢！——愛你呢！……」她底雙眼射着瘋狂的光輝。

他已看完了信，也不由楞住了。

「雄兒，媽媽多麼愛你呢？——十九年的心血呀！……媽媽只愛你一個

呢！……你的爲難，媽媽都能爲你想法，爲什麼要離家！……現在改悔

了吧？……所以又回來了不是？……」她把涓兒當做真的雄兒了。

「說，雄兒，儘說，有什麼不依心的？……有誰欺侮你？……雄兒，你要是

去了，我饒得過誰？……說，儘說，雄兒……媽媽愛你呢！……只愛
你一個呢？」

這些話全透進了他底經過數十年的經驗和理智的，陶冶的，鐵般堅強的
心中。

「媽，我是涓兒，不是哥哥！」

「這怎麼着？」

兩行清淚不由地從他底垂老的頰上掛下！……也不知道醫生是幾時來
的。——可是他底不輕易感動的情緒，今日却忍不住使然了！

廣州市南中某酒店裏，今晚全是英俊瀟灑的，穿呢軍服的青年軍官；因為黃埔的某期畢業生明晨要上前線去，要把他們底碧血做自由的旗幟下底貢獻了。

黃仲懷和幾個個別的在後方工作的同志也在那兒饒別雄霄。

寬富闊的舞廳，擺了許多圓桌，坐着雄姿的軍人們，密密的銅鈕扣，長長的軍刀在鏗亮的電燈下耀着神輝，更亮的是人們的眼；女的耀着妖媚，男的閃耀着英勇。那些，除了在電影裏，在中國不是看得到的。

左角一隻桌子圍了十來個軍需。一位歌姬抱琵琶倚首彈着，無限的
春思從她底纖纖纖的手指上向別人心上播傳；像夜雨瀟瀟，像風
吹花落花，……
一縷幽咽的歌聲從琵琶半掩着的唇中吐出來，悽悽地，冷冷地，
切切地。

「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了新愁與舊愁，
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
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怪不明的更漏——」

呀，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隱隱，

「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她底眼波向坐在中央的那個最英俊秀雅的青年軍官一飄，却見他也正在看着她；她又低下頭去。啊，又是眼睫下閃着淚珠！這不正是霞玉！那年輕的軍官惶然了，但幽咽的歌聲又從她底珠唇中傳出：

「訴不盡相思衷曲，

彈不完馬上琵琶聲咽抑，

嗑不了葡萄美酒，

醉臥沙場看殘月！

沙場殘月傷心色，

照將軍橫劍揮淚把儂別，

把儂別，赴前敵，

飲胡虜血，

踏破賀蘭山關！——

呀，俊將軍：

你可忘得了阿儂也不？」

那年青軍官突然跳了起來，把手放在她底肩膀上。

「抬起頭來呀，珠江的舞孃！」——兩道深摯的眼光從他底靈魂的深處射出，正如他看霞玉一般。

她底頭慢慢抬了起來，他們底眼光接觸了，溶和了。呀，恰便是忘不了的，眼睫下閃着淚珠的冤家！不是冤家不聚頭，她可引起了他底新愁舊恨。她淫蕩地，她嬌媚地笑了！——她看見他底濃眉的尖梢一感覺濃，接着又重重地壓在眼眶上，電似的，明月似的眼光射了出來，緊緊地看入她底淚光蔽着的眼中。在這一刻那，無限的悲憤與抑鬱，不可醫治的心創，刻骨銘

的心深仇，陰鷲的，猶然的憎惡，滿懷的恨毒，久經壓抑的熱愛，全部赤練着，傾瀉着。他底天賦的英俊，熱情，秀雅與天真便趁機在眼中，在臉上，在按着她底肩頭的手上顯露。不好意思似的，她底眼皮微微低，手指撥着琵琶底絃索，像流泉的嗚咽的，挑動人的幽歌又從她口中溢出來：

「俊將軍，

你這是假惺惺？

是千真萬真！

你這百般溫存，

明日兒却上馬就行，

也不顧儂倚遍欄杆，

揉碎了一片蜜意柔情！

這馬蹄兒踏破千里月影，

這刀兒沖開萬山雪閉，
却不道蹂躪薄了儂的命，
刺通了儂的柔心！

俊將軍，

你回不回來？

你可知道阿儂在這兒癡癡地等！

別負了你的心呀，俊將軍；

你可知道阿儂在這兒癡癡地等！」

他那有力的手抬起了她底頭。他便貼近些，矗立在她底前面；緊緊地
看入她眼波。另一隻手按在她底髮上。他們底臉是近近地正對着；他們
底靈魂全悸動着。

「你這媚慧而溫柔的明眸呀！」

「俊將軍，你底血爲誰流？」

「爲這閃閃着淚珠的眼波！」

她側着首一笑，那眼波嬌俏地一瞥。啊，這冤家，怎麼這般地像鏡

五！

黃仲懷靜靜的坐着，看着雄霄想：他在舊情中陶醉。他立了起來，拿起酒杯道：

「爲雄霄從今天起往前線去奮力殺敵，我們嗑一杯！」

雄霄懂得他底用意，並不睬他，只耿耿地看着那舞娘。

全桌十來個人全立了起來，笑着喊道：「雄霄，別忘了你的使命，別儘

做俊將軍！你要的是血，你要的是鐵！嗑一杯，我們爲俊將軍從今天起

往前線去奮力殺敵嗑一杯！」

「是呀，別忘了你底使命；你要的是血，你要的是鐵！我們爲雄霄嗑

「一杯！」 酒店裏穿呢制服的軍官全站起來，許多玻璃杯裏的葡萄酒濺着血

底藍光。 軍刀拖地地的響聲和馬蹄互撞的聲音融成一片慷慨的激昂。

酒杯全高舉在空中中了。 血底藍光和鐵底聲音在交流着，年青的軍官

們全仰起了首，酒全給喝了下去。 雄雫霍霍地回過身來。

「不，我要的是媚，慧而溫柔的眼波！ 我愛的是眼波下閃着的淚珠！

爲這淚珠，我才要鐵，我才要血！ 來呀！ 來三杯呀！ 來！ 第一杯

解決一切的鐵！」 他舉起酒杯來，昂然地飲了。

「是呀，第一杯爲解決一切的鐵！」 軍官們全舉起酒杯來，昂然地

喝。

「第二杯爲掃盪一切的血！」

金戈鐵馬似的馬賽軍歌在奏樂台開始往外飛揚。

「是呀，第二杯爲掃盪一切的血！」

「最後一杯爲在眼睫下閃着的淚珠！」他啞下這酒杯，也辨不清心裏是甜是苦，但舊人舊事却確乎電也似地在他底腦中閃過。

一陣激昂慷慨的軍號，整齊的步伐聲，悲壯地在外面冷冷的靜街上響。

先鋒隊伍高唱着軍歌在深夜裏出發了！在嘈雜中，彷彿軍旗給北風吹刮着的聲音也聽得見。

「第三杯爲現在出發着的同志們！」

雅魯有些孤獨，但他也有此驕傲。這淚珠是他一人的，只他愛的！可不是？只該是他愛的！他又接連爲着這眼睫下閃着的淚珠喝了幾杯。那舞娘過來坐在他底身旁，厭着他，淫蕩地，嬌媚地微笑。

軍官們已同聲地，悲壯地和着樂隊唱了起來，與街上漸漸遠去的軍號相應合。他們底手臂抑揚頓挫地揮，

他們底眼裏含着熱淚，他們底軍刀耀着光輝！

街上軍隊一隊隊的開過。他們知道自己也就要出發了，就唱得更高更起勁，酒也喝得更多。

雄雋底手抬起了她底頭，另一隻手浸在她底髮上……

「嗒吧，嗒一杯吧！珠江的姊妹！」

她底含着淚珠的眼微笑着看他，嬌俏地嗒了。他放了酒杯，捧着地底臉朧朧地看。他唱了：

「啊，我愛你這頰兒淺紅；

我愛你這眉尖兒鎖着幽怨萬種，

啊，幽怨萬種！

我愛你這眼波融融，

含着閒愁重重，

啊，閒愁重重！

我愛你這唇兒玲瓏，

唱驪歌——啊，唱驪歌呀，

把俊將軍逗弄！

我更愛你的淚珠呀，

透着酒意兒濃！

恰便是那眼睫下的一閃，——

呀，我的冤家！

「我爲這眼睫下閃着的淚珠呀！」他舉起酒杯看着她底底眼淚飲了。」

珠江的姊妹，你底底淚珠害了我。」

「怎麼害了你俊將軍？」她歪着首問時，啊，活像是霞玉。」你倒

害了我呀！你明日就要開拔赴前線，這相思叫我怎麼捱？俊將軍，這不

是害了我！」

「啊，我爲這眼眶下閃着的淚珠呀！」他又舉起酒杯，看着她底眼眶淚喝着。

「這胖子在作怪。」黃仲懷坐在一旁看着他們。「珠江的姊妹，你底淚珠可害了他。」

「怎麼呢？你說呀！」她說話就愛歪着頭，——這簡直使雄骨瘋狂了！

「啊，我爲這眼眶下閃着的淚呀！」他又接連喝了幾杯。

「是呀！爲這眼眶下閃着的淚珠呀！」黃仲懷望着嬌媚的歌娘不由笑了。

雄骨突然過去抱住了她，緊緊地壓着。給悲憤埋了的熱情又奔馳着，他底靈魂沸騰了。他底修長而濃秀的眉瘋狂地壓着眼眶，眼也瘋狂地閃着。

，他底眉稜微微地揚起，騰着殺氣；他底雄偉的胸脯擁擠着柔弱的歌姑娘掙扎似地呼吸；全身挺直着，兩條腿倔強地有力地站在地上。他底全生命騷動了！他瘋狂地看着地底透着驚訝的明眸，想從她地底酥胸上刺進白刃去。他喜歡看怨恨在最後一剎那從她地底閃着淚珠的眼波中透出；他喜歡看自己愛的鐵在自己底愛的身上透進去；他喜歡看自己愛的肌膚上流出！他狂暴地看着地底血也似的絳唇。啊，那妖豔的絳唇！那紅得耀眼的可不是血底監光的？他幾乎想俯下去咬了；也不明白這是愛是恨，單覺得不能讓這媚，蕙，而溫柔的明眸存在世上。想到那明眸，他可不能再叫自己不瘋。他忘了四周的人，他忘了一切：忘了街上的隊伍正在前進，忘了奏樂台上的金戈鐵馬似的馬賽軍歌，忘了遠遠地隨着北風抑揚的軍號與馬蹄聲；他只緊緊地擁抱着那歌娘，瘋狂地厭着她；貪得無厭地，吮吮地，狠命地看入她底明眸。他看見驚訝在她底眼中出現，但隨即換了熱愛。

她嬌媚地看了他一眼，柔弱地依在他底懷中了。

「俊將軍，我也愛你呀！」 吻我，吻我吧！」 她在懷中仰起頭悄然地說。

桌上十來個人全看着他，他們覺得雄雉膏今天晚上變了。他底滿眼的悲憤，悽愴，悵鬱；；；緊緊地收縮着的嘴角表示着的堅忍與復仇的切心，和重重地壓着的眉鎖着的憎惡全沒了。他原來是這麼個風流英俊，個個儻天真的俊將軍！他是從從進進黃埔以來不曾談過愛；他是絕對否認愛愛的，今晚却這樣深深地陷入愛底網裏了。

「愛神底箭射中他了，可憐的俊將軍！」 他們哄然大笑着說。『 看看吧，看他底心給弄上了創痕！』 他們中多數是失戀過的，因此帶着喟嘆的語調，大半也是重溫自己的重創。

「哈，創痕！他心早已有了絕深的致命傷，今天不過重又迸裂吧

了！——不能有了新的創痕，也不會有；他已給命運玩弄夠了！……哈哈！」

黃仲懷午夜鐘聲似的說了以後，接着兩聲無可奈何的苦笑。

聽了他的話，雄霄突然瘋狂似的把柔弱地倚在懷裏的歌娘推開了，無限痛心地大聲笑，笑聲裏裏可以聽得出哭聲，笑聲裏裏可以細細味頂嚴重悲傷的一陣心酸，淚湧上他的眼眶，但仍放聲地笑。那笑是多麼的勉強，多麼的可怕！——像是山梟的驚人毛髮的叫聲。

「去你的，珠江的姊妹！」——他拿手臂遮着自己的眼，回過頭，低了下去，一隻手推着那歌娘。

她驚訝地楞着，不懂得什麼地方得罪了這位俊將軍。——她扯着他的手臂，摸上去把他遮着眼的那隻手臂拉開了，歪着頭，溫柔地：

「負心的！——」她的淚已流了下來。「噫，你拋棄了我！——可是自己爲什麼也哭呢？」——真的他也落淚了；她替他拭着。「得了，俊將

軍，流血去吧！

「去吧，俊將軍，去流血吧！」

你負了債癡心；

這千般英俊，萬般溫存，

原來非是真！

只怨阿儂薄命，

薄命，可憐身世又飄零，

這深夜裏，抱琵琶往街上，

踽踽涼涼地行！

行！那兒是知音？

慕地來了你這冤家，

你這負心的俊將軍，——

呀，俊將軍，

你可忘得了阿儂也不？」

她彈着琵琶幽怨欲絕地唱，淚珠又在眼眶下閃着，儘往雄雲那兒偷覷，却見淚也在他頰上掛着。她輕輕地在他底頰上披打了一下，愛嬌地怨恨地微笑了：

「去吧，負心的！」

他突然地跳起來，又大聲笑。聽了那笑聲，軍官們全愕然了，他們不怕死，却怕這笑聲。這是魔王的笑聲，這是沉痛的嚎哭！

突然一片號聲，像暴風雨似的遠遠地在響；一陣馬隊的蹄聲，風捲殘葉似的雜遝地掃過去了，接着又是許多軍號迎風吹起來了，激動心靈地。那真是人間世頂悲壯的聲音！頂瘋狂的聲音！什麼馬賽軍歌，那夠得上這哀鳴的軍號的半點雄嚴激昂？那似乎是壯士的悲歌，似乎是蕭蕭的易水，

似乎是俠客的熱劍長嘯！

軍官們全突然地立了起來。這是歸隊和出發的號聲，這是他們在後方的最後一刹那，這是他們底最後一杯酒！

「去你的，眼睫下閃着的淚珠！」

他也突然地立了起來，在玻璃杯裏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高高的舉着，暫時給拋了的憎恨，悵鬱又回到他底眼裏，他大聲地唱：

「來吧，黃埔的弟兄們！……」

聲音微有些顫抖。

音樂台上奏起了驪歌。軍官們全斟滿了酒，高舉在空中，熱淚在眼中，熱淚在眼中，慷慨激昂的歌聲悲壯地混和了……

「來吧，黃埔的弟兄們！……」

來吧，黃埔的弟兄們！……

嗷——杯葡萄酒吧；

這裏面盪漾着血，

這裏面輝耀着鐵！

嗷呀！嗷呀！嗷呀！

嗷呀！嗷呀！嗷呀！

來吧，黃埔的弟兄們！

來吧，黃埔的弟兄們！

嗷——杯葡萄酒吧；

這裏面盪漾着血，

這裏面輝耀着鐵！

嗷呀！嗷呀！嗷呀！

嗚呀！這是咱們們的鐵！

……

那簡直是大自然的絕奏，伏爾加船夫的心曲；如一片哀茄在淒風若雨中吹弄；如珠江的潮水在月光底下澎湃地洶湧。

外面的軍號聲更急了，像雷動般的先發部隊的整齊的步伐已漸漸遠了。許多軍旗迎着北風獵獵地混成一片響聲。有幾匹戰馬在深夜裏迎風長嘶。

~152~

軍官們昂起頭來嗚乾了杯裏的酒，匆匆地去了：只見一雙雙的發亮的長統皮靴從門口溜過，拖在稍後的軍刀還誘人地迎着電燈的強烈的光在黑暗中一閃，那雄偉的後影就跟着不見。

雄魯快走時，回首看那歌娘，却見她抱着琵琶，盈盈地倚着柱兒，正歪着頭癡癡地看他。啊，那滿眼幽怨！

「這跟膝下閃着的淚珠呀！」
他迷也似的去了。」

十四

槍彈的密密連着的聲響近來似乎很慣熟，絲毫也引不起雄雷底恐怖。他只愛看槍彈打在肉上時血底飛濺。在彈雨中，他時常挺立着看破彈在空中爆烈，彈片射在人的身上，頓時血底光芒觸目地顯現，接着是猛獸似的一聲長嚎在彈聲中搖曳，那給擊中的人跳了起來，又跌下去攤在地上。於是他底眼中輝耀着血底渴嗜的光芒。

現在槍彈在頭上呼呼地穿過，那面軍旗已有了許多洞。一顆破彈在他右旁五十多米的地方爆裂了。一陣烟霧！在烟霧中飛躍着泥屑，石塊，

和耀眼的血。一條人腿飛了過來落在他的前面。他瞥了一眼，只見一團模糊的血肉。一個人瘋狂在似的從敵彈落地的那兒跑過來，一隻手臂已給炸了去，剛跑到他底面前，恰巧一顆槍彈打來，直打進那人的腦袋，他哀叫了一聲，跳起來倒在在地上，猛烈地捉住了那隻地上的人腿，拚命的咬著，接着抽搐了一陣便代雄霄死了！

先鋒隊突然俯伏着前進。

挺立着的雄霄看着無數的人橫持着槍，在瀰漫的煙霧灰塵中蠕蠕地伏着前進。一個唿哨，一面大旗豎了起來，蠕蠕地前進着的便站直了往前衝。衝不到幾碼，便有人接連着撲倒地上；有一個向前撲倒了又跳起來，奮勇地往前跑，沒幾碼，又倒了下去。

離敵人的陣地已不遠，在後面的剛預備跟着衝上去，只聽得哭！哭！哭！哭！……幾陣機關槍。接着是隱約的，鬼嚎似的一片哀叫，衝上去的人

一個個撲倒地上，寥寥的幾個人向自己陣地衝回來；雄骨見他們走近時一個個滿身是血，好幾個碗大的洞穿在胸上，仍陸續撲倒了。

第七連竟沒有一個生還！

轟！轟！轟！震動山谷的巨響突然接連着爆發。敵方敵隊集中了彈力密密地向這邊陣地放。破彈雨點似的在四周落下；雄骨仍挺立着。在霧似的彈煙中，只見一處處爆發着火底巨花，接着便是一陣血底飛濺。在震耳的大聲裏，有時依稀聽得出受傷者的野獸的似嚎叫。

他底眼輝耀着狂獸的凶欲。

「怯漢，這正是我們的熱血！」一塊破彈的碎片嵌進了騎在他的腳下的一個兵士底腿，一聲呼媽的哀叫打動了他底心坎，他猶然地憎惡地笑。

「雄兒！」似乎是在喊。

他惶然四顧，只見火底爆裂，與血底飛濺。

他憤怒了！

遠遠的，敵方的壕溝裏慕慕地爬上無數的人來，乘着緊密密的敵火底掩護，向這邊衝。敵方的敵火更烈了，這邊只能伏在地上，頭也不容易抬。

「留意！」狂獸的歡喜在雄魯底人類的心中佔了位置。「他們衝過來啦！」

無數的黑點漸漸地大了；當那些敵人距離他們不上百碼時，敵方的敵火倏然停止。

哭！哭！哭！……可怕的機關槍在這邊響了，許多敵人倒了下去，然而那裏來的及，後面的已踏着尸體掩了上來。雄魯身邊有一個人開槍，一條火龍似的向前面飛穿。

「開什麼槍，懦漢！」他歡喜得發狂了。這又是一個流血的機會！

「吹衝鋒號！」他對站在他後面的號兵說。

比女郎的溫柔的軟語更醉人的，死神的號角響了！

「啊，我爲了這眼睫下閃着的淚珠呀！」他拔出了指揮刀第一個衝上去，拿旗的跟着；於是那埋伏在地上的散兵兵線合成了密密集部隊肉搏地向向前突進。

無數的刺刀在四周閃着光芒，眼合着恐怖地睜着，人一個個咬着牙齒倒下去，血與肉一陣陣模糊地飛散。非人類的獠笑浮在雄骨底臉上，他挺着軍刀向對面那個拿大旗的人刺去。熱血從那人底胸膛上射出來，他的軍衣染上了紅紅的一大塊；那面大旗倒了下來，他又瘋狂在似的殺進人叢中去。

昏暈了似的，雄骨領着一連兵從比自己多上四倍的敵兵底包圍中，密密集着直沖了出去，佔領了對方的陣地。他看見自己軍服上的血，手不由去撫摸着。

「哈，血！」他挺着那染着血的手掌，獠然笑了。

敵方的近乎一師的兵力，在包圍中除了投降的以外，幾乎沒有一個生存，惡戰就這樣解決。

那晚，雄雉倚着給敵彈剪去了枝葉的斷樹。

銀包的圓月在空漠的戰場上孤零地掛着。沉黑的夜底天空高高地頂在四週的叢山底頂上。滿地是詩意地躺着的黑點——死了的戰士。斷樹殘屋零落地站着，中間夾雜着墳墓。活的兵士也來在屍體中酣睡着。這一片銀色的，美麗的，恐怖的，死的沉寂引起了雄雉底不平庸的身世底回憶。在這清靜的一刹那，他的變態的人格沉澱了下去，恢復了天生的，優美的心靈。

他看着地上的，給樹影壓着的，孤零零的，憂鬱鬱的影兒，傷感如潮地湧上來。他想起霞王，想起了媽，想起劍君，想起了盈盈，想起了一切舊夢舊恨，也想起了廣州市上酒店中的那個歌娘。

「媽大概是在哭泣着吧。」他黯然地想。

一陣北風刮過來。

「唉，要是在家裏，媽正替我蓋着被兒呢！」

他回過身來對着月色微噓；給血染紅的軍服在迷濛的銀光下映着神祕的紫羅蘭底幽韻。似乎有一聲幽幽的「雄哥！」——他抬起頭向着圓月微唱，

在黑暗的夜幕中幻出了含淚的眼波。啊，霞玉怕他也倚着欄杆在望月吧！

也許月底銀光正照着她底臉，而她正悄悄地在灑淚！也許她正在這深夜

裏，在這昏昏時，悲憐着自己的身世！薄命總是薄命，啊，飄零！

微風在殘折的枝葉間悄悄地吹噓：這是一朵薄命花，你爲什麼讓她在此塵世受辱？該折時總得折；給自己的天使折，可比給俗夫摧殘殘好些！爲什

麼不讓紅血在她底皮膚上淌着？爲什麼不讓血把她底肌膚染成鮮紫？爲什

麼不讓她傳奇地死，却預備去荒草白楊間葬她底孤墳，叫她底墓門！——

啊，真是業債：一個還血，一個還淚！——可是血盡時會死，淚涸時也能拋棄塵世嗎？——爲什麼不永久地佔有她？

他望着明月出神了。

明月也似乎悄悄悄悄地對他說：「把血掃盪一切！……你自信你身中的熱血能消除塵世間的醜惡嗎？——你不怕在身中的，純潔的血液流出外面來會變成污濁嗎？——你可知道你底媽在倚門望你歸去？——你這不孝的兒子，你可傷了老人家的心！——她活到現在還得哭兒子！——你愛了霞玉，可是爲了霞玉就能不要媽媽！——歸去吧，回到你媽媽底懷裏去吧！——這茫茫四海，那裏容得了你！」

終於他流淚了！

黑雲包圍了明月。——他悽然望着前面的黑暗，也看不見在地上躺着的斷腿殘體，也看不見纍纍的亂塚，只見那媚慧而溫柔的，透着淚珠的跟在日前

翠蘭。

「啊，這眼睛底下閃着淚珠的眼波呀！」

十五

前方勝利的消息陸續地從前方傳回廣州，受傷的兵士和官長也源源地運回來。那專醫受傷的軍官的第四病院來了一個給炸彈的碎片刮傷了右胸的軍官。

那傷者躺在牀上時，細長而微斜的鳳眼緊閉着，濃秀而纖修的眉不復重疊地壓在眼眶上，只平和地成了新月形，像畫上去似的描在眼上，兩頰因多天的發炎染成焦紅；那正是雄骨。

最初的半月，昏昏沉沉的神志不清；他的厚厚的右胸幾乎全給刮了去。

據軍醫醫生說：要是換了一個身體弱一些，胸脯薄一些，怕早已成了先烈了。後來寒熱漸漸退了，已可以坐起來看報，而看護婦也換了一個。

那新看護婦來的那個早晨，他正坐着看報上的前線的消息，那時國民軍已逼近武昌。他進來時候對他笑了笑，很親暱地。他很訝異，只看了她一眼，彷彿有些認識。

那白色的長衣服掩不了她的豐豔的，肉感的身段；走起路來那那穿着高跟鞋的光亮的黑緞鞋的兩條腿緊緊地裹着青灰色的絲襪在翩翩的長衣下閃閃地，婷婷地交換着；豐滿的脚背底白肉在絲襪下隱約地，誘惑地映出來；衣服雖說太寬大些，但胸前還隨着跳舞似的躍着足尖的步趾軟軟地微顫着兩座小小的含毒的墳墓。

「不認識我了嗎？雄骨！」她居然走過來坐在床沿上，妖冶地笑着對他。

他仔細地看她，她却也微笑地看着他——那誘惑！——那俏麗！——那妖

冶！——竟沒有半絲羞澀的意味。

「哦，是盈盈嗎？——是嗎？」他放下了報紙。「你怎麼來的？」

「從霞玉那裏我得到你的消息，就趕到這裏來，不料你已畢了業到前線去了！——我就在第一軍政治部裏做事，後來又改在這裏做義務看護婦。」

在這裏她放低了聲音說：「上禮拜我知道你在這裏，我就和本來看護你的那個對調了——雄霄，看護自己的天使真是再溫柔，再甜蜜也沒有的事！」

她稍微把眼皮低了些，但眼波仍向雄霄溜來。

「又是一個冤家！」他悄悄她想，看着她，沉毅冷酷地，彷彿漠然無動於中。

「胸前的劍傷好了吧？——上次我來時你還人專不知呢。」她抿着嘴笑了。——「我在你的耳旁輕輕的叫聲雄霄，誰知你却胡說了一——」她賣弄

祕訣似的停止了，不好意思似的一笑。

「我說些什麼？」在他底冷酷的臉上終於引起了溫柔的微笑。

「你說：『這是血呀！』」霞妹，這是血呀！——「咳！」——她先笑望着他，然後羨妬似的按下去說：「霞玉真幸福！」——她像覺得這兩字很生澀似的，偷偷地向雄霄瞧，彷彿窺察他允許她這樣稱呼他不。『要是有一個溫柔英俊的青年能像你愛霞玉那般的愛我！』——她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底滑膩的手裏，低着頭微喟；又歪過頭來看看他，似乎暗示：我心目中的那個青年就是你啊。

雄霄的回答是噓了口氣。

「想不到霞玉跟你還有這麼一個傳奇的遭遇！」——啊，霞玉真幸福！」——她底兩條纖眉一挑，那幽怨與嬌嗔頗有些像霞玉，但她總帶些妖冶。「霞玉近來怎麼樣？」——他看着窗外，在出神了。

「就是更愛哭！」她只不高興地說了簡略的一句，嬌嗔他的念念不忘霞玉，生氣地放了他的手，默然坐着。

他也只要這麼一句！

他底傷因為盈盈的殷勤的看護一天天的痊愈了，她對於他的親暱和熱愛也跟着一天天的增加。她底溫柔的女性的熱力漸漸地溶化了他的鐵心，這位富有尼采所謂超人的個性的俊將將軍，不再細長着臉了，他的傷也漸漸收了口。雖則盈盈待他是在於戀人和哥哥的中間，然而要不細長着臉是可能的，要把快樂灌輸他的心却不能了；肉體上的創痕是科學能醫治的，靈魂上的創痕却不能彌補了！……那止能忍受着直至離開上帝的統治！他們時常並坐着讀報，或講些閒話。她對待他的那種態度，却使他想起霞玉底對待劍君的情形。一天，他講起他受傷的經過，他是在汀泗橋受傷的，那是一場惡戰，二小時內一師人死了大半，黃埔的精華差不多在那兒損失完了。

他神采飛揚地說道：

「那多長的汀泗橋，狹狹的夠多險峻。別說敵人在那兒佈置了很好的陣地，以逸待勞的讓我們去送死，就在平日，像你那麼的，走路跳舞似的貴小姐要想過去也不是容易事。」他看着她胸前的白色的跳動，感着一種肉的誘引。

「呸，侮辱女性！」

「哈，女性！女性本來只能當玩物的！」

「霞玉也是嗎？」

「不！」他堅決地說：「她是一個例外：她是水仙似的可愛，蓮花似的貞潔，牡丹似的富麗，却又桃花花似的薄命！」

「我呢？」

「你嗎？」他笑了，這位妖冶的小姐時常表示她底委婉的深情，使他

窮得沒話可說。「你也不是，因為我把你當妹妹——親愛的妹妹！」

聽了妹妹兩字，她半响不作聲。

「別生氣，小姐，你不願做我的妹妹嗎？」

「天下那裏有這樣頑皮的哥哥！」他們本是並坐着，現在在她却移近了些，嬌媚地笑了。「你這人，起先冷酷得什麼似的，如今却又這樣頑皮！」

「哈哈！」他乾笑了兩聲，心裏想，頑皮比冷酷還無聊，還痛痛心呢。「講下去吧，你怎麼受傷？」

「就是在衝鋒時受傷的。敵方吳佩孚親自督陣，不准退後。我們子彈也沒了，只死守着吃了子彈。敵方的驍將劉玉春親自帶了重兵衝過橋來！第二連的人一轉眼就打死完了，我的一連增加上去。敵人真勇，他們出死力要奪回那個要地——汀泗橋。那時真危險！子彈沒來，增援也還不會

趕到。打死還不算，一不留心就從軌木中落下去淹死在水裏。可是打却打得熱鬧極了，那簡直是混戰；大家不用鎗，就是肉搏拚死拚活！後來軍長親自帶了一團衝鋒，才把他們挫退十餘里。等增援部隊來時，我已給抬回後方去了。」

「右胸給刮傷時你有怎麼一種感覺？」

「沒有感覺：不知道痛，也不知道受了傷。到休息時才覺得了，那時，痛得可真不容易受！可是我却一聲不哼，看着不幸者犧牲性的血，心裏很舒服。後來我就陷入高溫度了，也就不覺得痛。」他撫着受傷的右胸，像藝術家鑒賞自己的傑作一般。「聽說第六連連長死得真英勇！他衝過去——那時身上已中了三槍——往機關槍上只一撲，肚皮盾牌似的遮住了槍口，尸身拾回來時，成了子彈窠！」他突然放低了聲音遲遲的說。「他也是爲了愛啊！他失了戀，又失了槍海中的南針，他底慈母，於是便在空中

漠的人生底旅程上飄泊了！流血就成了他底唯一的出路，於是這模樣地死了！——只賺得同袍的幾滴清淚！——他爲他底愛人流血，然而他底愛人却拋棄了他！——啊，愛！——他笑了兩聲，苦苦的笑；捏緊了拳頭接下去說：

「啊，愛！——世界上果真有愛的存在！——愛果真是神聖的？——要是你是隻醜小鴨，果真有有人會愛你？——哈，愛！——小姐們只想別人爲她犧牲，自己却沒有絲毫奮鬥的勇氣。——你便是有福的了！……」

「別這樣興奮，雄哥，留心你的創口，會重行迸裂呢。——你不覺得疲倦嗎？——我說，讓你休息一下吧。」——盈盈底話關切愛憐的意味。

「不，讓我講下去，我半年來追求着刺激，想由刺激嘗試人生的真味，振醒我底靈魂的頹唐，但從沒有像今天那麼興奮過，我已久不說話了。——今天我高興說說就說下去，管什麼創口重行迸裂。」——他捏着她的手，威脅似的看着她。——「什麼？——你不願聽嗎？——不行，我要你聽，你就得聽——聽

着。你們女性根本就沒有一個夠得上讚頌美崇拜的。你們看金錢比我們的青春的熱血更重，你們看軀體比靈魂更重！你們像羊一般的懦弱，然而像狐似的迷人；你們的愛是有條件的，就像狐的迷人是有條件的一樣。你們能為愛犧牲一切嗎？我們男性就能！你們女性，尤其資產階級的小姐能嗎？哈哈！」他乾笑着，笑裏表現了他的深刻的靈魂的傷痕。「你們敢流血嗎？你們那兒懂得血底氣息的醉人！啊，死神的號角！你聽了準得得瘋狂……我讚美這一個；他向你吹時，你就能脫離上帝的統治，你就能逃避殘酷無情的人間！可是你們小姐們懂得嗎？喝，你們那裏懂得！……」這是他簡直想賺取全世界的女性了，連霞玉也在內。他殘忍地把他握着的她的軟手，用力地，緊緊地捏住。

她雖然是徹骨的痛，但臉上浮着勇敢的笑，眼中耀着熱愛的光。

「好！——儘你蹂躪吧！——儘你復仇吧！——無論你如何虐待我，我總是甘

心的。」她把臉偎在他底懷裏。

他愣着不能說話了。

他出院時，恰好是武昌給攻下的消息傳到廣州的那天。

他在革命民眾在狂熱地慶祝賀着的會場上遇着了黃仲懷，他手裏拿着一大捲的傳單。他們的握手雖則很用力，但黃仲懷感到的只是親熱，而不是歡欣。

他們從富有活躍的生命力的口號聲中出了會場，在一條街上走進了一家酒店，選了一個靠近角隅可以臨觀全場的圓桌坐下來。

「流了血吧？」黃仲懷替他斟上一杯。

「噢，這不是出發那晚上你替我餞別的那家酒店嗎？」他向四面看，找着那個歌娘。

「是啊！」他向他臉上看了一下，「我懂得你，你在找那眼睫下閃

着淚珠的吧？」

「她那兒去了？」

「你又多了個仇敵了！」他頓了一頓，旋即嚴肅地說：「一隻，是的，我是說一隻大腹賈用金錢和勢力把地壓迫得自殺了！」

他似乎一驚，但一聲不響，只繃着眉把那杯酒一口氣灌了下去。

「那是誰？」他方才開口說。

「是廣州的商界聞人，實業巨子，工人幸福的剝奪者許懷義！」他只冷冷地說。

「這是火銜啊！我把火銜吞下去，讓牠在心裏燃燒。」他又斟了一杯喝下去。

「雄霄，你受了傷吧？」

「是呀！血的氣息真醉人！」他又接連喝了幾杯。「你如今在那

裏！」

「在第一軍。」

「好極了，我新近也升任第一師的營長了；咱們以後總在一塊吧？」他喝着酒說：「也許你可以看得到我的結局吧！」

他疑視了他半晌。

「我知道你又在想鐵和血了！」

「總有一天，總得有一天，我要把金錢和勢力踏在腳下，我要把剝奪別人幸福，摧殘人間之花花的，戴假面具的禮教的護法踏在腳下，那時我有的的是鐵，他們要俯伏着乞命，那時，」他猛然一睜眼。「我將說，夠了，夠了！——」他把手裏的酒杯一捏，酒杯頓時粉碎，玻璃把他的手劃得全是血，但他彷彿不覺得。「我要看看他們是不是人類，我要看看他們的血是不是紅的，我要看看他們有沒有人類的赤心！」

「喝杯酒吧，你太興奮了。」

「是啊，我該喝。這是火焰，我得吞下去。」他捧着那瓶威士忌直灌。

那天晚上，他跑到盈盈那兒，滿臉是快樂的輝映。

「有什麼樂意的？」盈盈看著他重創後的灰白的臉泛著微紅。

「我殺了人！」

「天哪！你開頑笑吧？」她嚇得站了起來。

「第二是遇着了位老友，而且以後能同在一塊了！」他對於她的驚

惶毫不介意。「好妹妹，你哥哥不過殺幾個人；是什麼重大事，也夠得你樣駭惶！」

「殺了誰？你爲什麼要殺他？」她也覺得自己的驚慌未免有些誇大的意味，殺幾個人本不成一回事！

「我殺了三二個人，好痛快！——兩個是保鏢，那奮勢力的護法法底護法法

——」
「還有一個是誰？」

「是狗！——這裏的巨賈許懷義，那眼睫下閃着淚珠的摧殘者！……好妹妹！——我告訴你，這是我我的假復仇，還有真的在後面呢。哈哈！」他底長細的鳳眼狂猛然一睜，這却使得盈盈更愛他了，她坐下來看着他，並不注意他底下的話：「真痛快！——想不到，誰想得到？……他們的血也是紅的！——做狗幹的事的人底血也是紅的！——他們也是人類，也有類人的血！——告訴你，我還剖出他底心來看呢！——我把刺刀往他胸上刺去，接着我底手跟了進去，——你看！」他伸出紅的右手來。「——拿出他底心來，還在跳動！——原來狗也有心的，也有人類的赤心的！——好妹妹，那是金錢在作怪啊！——有了金錢，人就變狗，人血變狗血，人心變狗心！——其實這一類的人那裏

夠得上比狗，狗還比他強得多呢！然而這一類的人世上却不少！……好妹妹，你哥哥就是這樣一個殘忍的東西！你怕嗎？」

「不怕，我不怕；只要是哥哥，我就不怕，我就愛！是哥哥做的事，我總原諒，總以謂不錯！」她愛嬌地說。

「眼睫下閃着淚珠的呀！我替你復了仇了！」她突然靜了下來，對着窗外出神。

她也默然坐着，望着挺立着的雄霄出神了。黃仲懷撞開門進來，兩人全嚇了一跳。

「什麼地方沒找到，却在這裏站着做傻瓜！」他指着他倆大笑。「好，你來得真好！我替你介紹一位我的——」

「用不着你介紹，我們在第一軍裏是同事，早就認識的了。」他坐下來，拿出紙烟來抽着。「雄霄你報了仇吧？我却奔波死了！許懷義和

兩個保鏢被殺的消息傳了出來，我就知道是你幹的。別別人幹不了，也不會幹。這種事得傻瓜才願意幹，——本來，我們人類歷史上上的偉人天才全是傻瓜。」

「你來找我幹嗎的？」

「江西軍事發動了。今天下午七時接到的命令，第一軍半夜三時全體人員出發赴潮汕。要在後天正午以前趕到。我來知照你一聲。」

「第一軍要打到上海去吧？哈，我要回去了，回去時我有了鐵了！」

哈哈……這兩聲笑裏又含着獸性的意味了，他猶然靜默了一會。他看了看手錶，說道：「現在還只一點鐘，這多餘的兩小時讓我們消費在閒談裏吧。」他坐了下來。「盈盈，你講些關於上海的事吧。」

「你怎又戀戀於上海了？」黃仲懷從嘴角浮出一圈圈的白煙來，從烟的迷芒裏觀察着他底臉。

「你叫我怎麼能忘得了上海呢！——講，好妹妹，劍哥現在在怎樣了？」
「劍君嗎？我們打到福州時，就是他的戀愛完成的時候。」——她窺察他的眼，想偷窺他的靈魂的擾動。

「還有霞玉呢？」——他提起霞玉就心裏難受，但臉上却換了冷冷的沉凝，在那上面你看出他內心的變化。

「她嗎？你總忘不了她！」——她又有些不高興了。
「你叫他怎麼能忘得了她呢？」——黃仲懷冷冷的抽着紙烟，利刀似的插一句，

雄雉看着她的豐腴的，給絲襪緊緊裹着顯着異樣的精緻的，光豔的腿；眼光不由沿着她坐的身子底曲線移到她的胸前的兩座像雕刻的極適宜優美的小阜上去，那時靜靜的，隱約他聳時着。他想：「她也是很可愛的，可是讓她愛別人吧，我可不能愛她。」——這小冤家！」

「講！」他命令似的說。

她看了他臉上的殺鷲，頗有些凜然，但嫉妬却使她勇敢了。

「我不願講！」她側過首去，眼光却溜了過來，看見雄霄仍冷酷地坐着。
「生氣了嗎？雄哥……」她姍姍的走過去，搭着他底肩。
「我求你別這樣冷酷地對我。」她覺得一種熱力在衝動着，很想說下去，可是她瞥了他一眼，她咽住了。

「那麼你講，霞玉近來怎樣？」他笑了。

「雄哥，我不講是爲你啊。你去了之後，她時常迎風灑淚呢。劍劍君時常安慰她，可是有什麼用？唉，她太懦弱了，要是我，不是自殺，就跟你來……」在這裏她對雄霄嬌媚地笑了一下。
「可憐她連自殺的勇氣也沒有，只會哭！」她的青春在淚中葬送了！

「你忍心說她沒有勇氣自殺嗎？」他挺然地說。「我以謂一個人因

悲憤而能自殺，還是他不幸中的大幸，一個人連自殺的勇氣都給剝奪去了，那個人可真可憐極了！她是給舊禮教，舊制度，舊習慣束縛了的，給舊勢力蹂躪了的！在種種的壓迫虐待之下，她還是不得不掙扎着，用着她的微弱的喘息掙扎着，雖然她早已燭見，她的的前途只有黑暗，一線光明也沒有，還是不得不活不下去，不得不掙扎下去！她只能硬着頭皮去預備受苦，她的一生就如如此作爲萬惡的舊勢力的贈品了，不，勝利品了。她犧牲了，她犧牲了，沒有人知道她，沒有人援救她，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犧牲了，一些也不作反抗！但你忍心說她沒有勇氣嗎？沒有勇氣反抗或自殺嗎？唉，

可憐！薄命花！」他頹然退了兩步，沉沉在椅中，但又突然立了起來，「流血！只有血洗掃得了這些！」他憤憤的捏緊着拳頭。

「你不怕嚇死人嗎？」她對他媚笑。

「你太興奮了，抽支烟吧。」黃仲懷擲了支烟給他，仍泰然的坐着抽

烟，彷彿烟霧中另有世界似的。

她婷婷地走到他底椅旁。

「你怕我，爲什麼要到我身旁來？」他狠狠的抽了口烟，向她臉上噴去，從濃烟裏往外瞧，只見見血也似的一點紅唇，兩隻妖冶的眼在對他笑，他也微笑了。

「我怕剛才的你。」她柔聲的說。「不怕現在的你，你現在是多麼的溫柔啊。」

他只大聲笑着。

「你笑？」等你打到上海時，霞玉怕已到牢獄裏去了！我來的時候，男家已在那兒催呢。」他說了這話彷彿報了仇似的。「我要你哭，你哭啊！」

「哦！」他像受了一擊，但隨即不介意似的狠狠的抽了一口烟，說：

「好妹妹，你恨我嗎？——這算是報仇嗎？——無用的女性，哈哈！——要報復待流血，你要把刀刺我，那才痛快。」哈哈！——他放縱似地，無聊地大笑，烟從他的口角漏出來。

她惘然坐在椅子上不響了。

「失戀了，悲哀了，惆悵了，這就是現代中國的青年！」——怪先生想，他的臉在烟霧底包圍中顯得隱士似的。

他們都默着。

號角響了！

雄霄想站起來，但盈盈已迅速地過來按住了他。

「雄哥，祇要你說一聲；像愛霞霞王那那麼的愛我，不，只要一半那麼愛我！」

「好，盈盈，我愛你，像妹妹那麼愛你！」

「不！」——她堅決地說。

「不！」——他也堅決地說。——「我只能像愛妹妹那麼愛你。」

她放了手，悄悄的立着。

雄霄和黃仲懷走到門口，聽見她在後面喊：

「慢些走！——我不幹這裏的事了！——讓我跟你去！——雄哥，讓你做我的

哥哥吧！」

「好！——妹妹，跟我來，我們攜着手往前走。」

這時又是一陣嗚咽悲涼的號啕響了！

十六

一九二七年三月，國民軍由滬直衝進上海，那時陸維賢已做了團長。當他換上了維也納的軍服時，上海也由一月餘的擾攘中恢復了奴化的、平靜的生活。除了青天白日日旗外，再也看不到真的有什麼光明照臨着腐化的上海。只是新嫁娘却隨着天氣的溫暖而增加！

在這一日裏，他時常對着英租界悵望。他底媽媽在可那兒啊！

晚上，帳頂上總幻出許多景象來；雖則他如今過的極舒適的生活，但他却感着異常的空虛；他寧願回到炮火血肉的刺激的生活去。物質的享受那

醫得好良心的枯燥呢！

他也時常在靜安寺路上徘徊，姑母家前踟躕。在他，就是那一道紅牆，那倒垂牆外的樹，門前的柏油路，和那兩座洋房的每扇窗子，都能使他留戀，都含着纏綿的情味。他希望霞玉會從窗口望出來，但窗口上一發現了人時，却避開了。

雖說這樣，他却也不願進去，他只要徘徊一會就夠了。無論是誰，劍君，舊友，或是霞玉，他全不願再見。

只從及盈及盈那兒，他得到些劍君和霞玉底消息：劍君和婚姻爲底戀愛早已完成了，已由情人而進爲夫婦了，在無量的幸福中，上帝仍替他加些上去；霞玉還是時常流淚！

有一次及盈及盈對他說，劍君們要來看他。他臉上浮着悽笑，毅然然的說：「爲什麼要見呢？只增加些痛苦吧！」那天晚上，他就悄然的獨自對燈

坐了半夜。

第二天天盈又對他說，他們定要見他，他到他們那兒去，或是他們到他這兒來，或是在影戲館裏會面都好。

「不！不！」他仍然回絕說：「不！不！」

「不！不！」那你會後悔啊！」

她躊躇了一下，接下去說：「霞玉後天要出嫁了，非見你一面不可。」

「哦！」他失了知覺。

半晌，他才清醒過來。

「不，你對他們說，我底底血快到流盡的日子了，我們用不着再見，只告訴劍哥，這朵薄命花，不能讓她活在俗夫手裏憔悴，既不能保護她，還是讓她底天使折了吧。」

他仍毅然地拒絕，但他底壓抑着的內在的熱情却逼得他心酸了，可是他不會流淚，只憤然地咽了下去，讓他在裏面擾動。

「哥哥，聽我的話。霞玉在出嫁之前總得見你一面。你不愛她了。」

嗎？」她說這句話時，頗有些欣喜，但看見他那冷鷺的傷感，便覺得自己太不應該。「你不怕她生氣嗎？」

「不！」

她低首推出去了。

他坐着直到天黑，又閉着了血腥氣。

霞玉出嫁的前夜，他整晚沒會睡，眉又重重的壓到眼眶上。明晨當號兵站在曉風中吹起身號時，他已在房中蹣跚。下午，他帶了衛兵，蹙了手槍出去了。

在愛文義路的俞公館裏，俞天福戴頂西瓜皮帽，穿着綢馬褂，那似乎太大了些，和他底身配不大相稱，再配了一個紅帽結子，在掛燈結綵的禮堂中，成了一種異樣的，不可信的滑稽。

雄髯護衛兵分佈在門口，走了進去。

他底幾個老友，除了黃仲懷全在那兒。賓客到也不少，可是要想找一個不是便便大腹的却難！他認識一個海上的商界閒人也在裏面，那正是國民軍認爲劣紳之流的。他們看見一個漂亮的，年青的，穿着維也納軍服的軍官進來，——在他們底腦中，凡是軍人都是乞丐似的，如今看見這樣一個軒昂的軍官，自然驚奇和駭異交併了！他們底目光隨着他的英挺的，有節奏的步趾移動着，互相切切地私問這是誰。

他底臉上全沒有一絲憎恨或是憂鬱。濃眉斜斜的挺着，眼放着異彩，但注意他的人總覺得他特別，渾身顯着一種不祥。招待員剛想走上去，左展俊已喊了出來：

「雄霄，是你嗎？啊，是嗎！」他歡然上去握手。「你看老怯，一副正經的坐着，居然做新郎了！」他說到新郎，只見他臉上像夏日似的紅通通一陣陰霾，他懂得這話觸着他底傷痕了，他知道今天定有非常的事發

生了。

「你回來了！」雄骨底四週頓時圍上了許多的人，他的老友。

「是的，我回來了，我在今天回來了！」他看見俞天福怯怯的站在別人背後，彷彿是怕弄髒了新衣服，又像是怕他。

大家覺得他這話語合些惡味，不由隔隔然，雖說這還是他們的雄骨。

「哈哈！」他底笑像死神。『天福，原來我們是親戚，那好極

了！』他擠出人叢，拍了他一下肩，他一震；他受不起這位軍官的用力的

一拍。肩上也覺得痛，但也只怯怯的一笑，彷彿今天做了新郎，講一句怯怯的客套話也不能了。

「好極了，你是我的妹夫啊！可是人還沒變，我們一年不見，你到還是這副模樣。」這裏的「鬼」字給他強壓了下去，換了個「模」字。

他看見一個很肥的，脫了頂的人，背叉着手，諛媚地站在一旁對他笑；

似乎想插着說話，在那裏等機會。他底禿了的頭頂，給強烈的燈光照着，反射着卑鄙的光彩，正如金錢的銅臭氣一樣醜惡。

左展俊覺得他底話像箭似地放射，正是不幸的預兆，非常的事將要發生先象。他想，只有提起他底媽才壓得下去。「雄骨，你走了，你媽幾乎瘋了呢！」

這話果然發生了效力；他說：「媽怕在女家——陸家吧！……」可是那個禿頂的人看見他對他一瞥，以為是機會來了，忙未開口先笑地搶着說道：「這位也是少爺的同學吧？啊，好英俊，我活了這一把子年紀還沒遇見過呢！」其實他還不到五十歲，却偏偏喜歡依老買老地說這一把子年紀，而他幾十年的買弄心機也使他顯得年老了，看起來也似乎是年高德重之流。「這位尊姓？」他看着那麼卑鄙的神情覺得討厭，但他胸前的一朵與他不相稱的大鮮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想：「也許就是謝老兒那狗東西吧？」

可惜這朵鮮花却佩在狗身上！」

這時樓上的女客聽見說樓下下來了一位年青的英俊的軍官，全下來看看，嘻嘻哈哈地；既不是羞澀的可愛，又不是大方，只是偷偷掩掩的討人厭。

「哈哈！」那禿頂的硬在喉嚨裏笑了一聲，在嘴角上綳了一陣——這是他底看家本領，別人以謂是慈藹和善的。「真是老悖了，連尊姓也沒請教！——敝姓謝。——尊姓？」

「敝姓項。——這位原來是大媒吧？」久仰，久仰！」他重重的拍了他一下肩。「你做得好親事，連我也受着你的底大惠啊！——我也跟着高攀了。」

「不敢！」謝老兒訝異他底話來得古怪，但仍滿堆着笑。「請請坐！」他讓他到禮堂上的椅子的上首坐了。「喝茶吧！」他自己陪在下首，恭敬地奉茶。

「別客氣！……今日一見，真是三生有幸了！」哈哈！」他大聲笑

着，笑聲充滿了禮堂，像洪鐘，像非洲土人獲得俘虜時的長嘯。

聽見了那笑聲，謝老兒不由毛髮聳然，但仍硬找話來說——「本來無論遇見了誰，他總能找出一套話來應付，而且能使你滿心樂意。他獵狗似的，很機警的觀察了他底顏色一下，但摸不着什麼頭緒，他還是那麼一張溫和英俊的臉。」他心中一轉，就想到調換話頭的方法了。

「頂君現在是在軍隊裏做事吧？」

「是啊，我是在軍隊裏做事！謝先生，軍隊過的是殺人的生活，我如今也變成了酷嗜流血的魔王了！」

謝老兒覺得現在他是裁判者，今天是最後的一個判決的日期。他高坐在寶座上，俯視着那些匍匐在脚下的狗東西；他要牠死，牠立刻就得死，但他不願痛快地解決一切的糾紛，痛快得要他的命；他要叫牠慢慢地受罪，叫牠明白血的可貴，叫牠懂得什麼事都是不能僥倖的，叫牠知道金錢勢力在世

上也許能保護牠，也許能做牠侵略別人的工具，但在最後的一日，最有力的是鐵，是血，是超絕一切的鐵與血！

「項君，國民軍的使命究竟是什麼，我總弄不明白。有的說：『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把富人的錢拿來大家用，沒有妻子的的人可以拿別人的妻子當自己的。』不知這話可對？今天想必可以一聆名論，頓開茅塞了！」哈！哈！——這是卑鄙的，機警的諂媚的笑。

「我們底使命是流血！流血！流血！不但流我自己的，還要流別人的！我們到的地方，就是那裏的最後的判決的日子。那時，薄命要不再薄命了，有金錢有勢力的人也不能再跋扈了，不幸的人要不再不幸了，尤其是那犧牲別人的幸福來鞏固自己底地位的人要在我們的前面聽候死刑的宣告與執行！……」他底眉稜漸漸地斜起，像在對那禿頂的謝老兒暗示，這位青年的軍官已在起殺心了。

「項君也是女家的親戚吧？」謝老兒繃了繃眉，又換了一條路說話。

「是的，如今我也跟着高攀了！」謝先生真是好媒人，我底底表妹，我雖不敢恭維，但總還過得去，謝先生硬拉活扯的拿來和天福福配成佳偶，天福福又是那麼能幹，而且謝先生自己的飯碗也跟着成了百世之業，真是可喜可賀！我敬祝謝先生富貴壽考！」

謝老兒覺得自己彷彿是無可逃遁的刀俎上底魚肉，心裏未免惴惴；這位英俊的軍官似乎太咄咄逼人了。但他突然的想想這裏是英租界，自己是在外人庇護之下，這一線光明又使他胆壯了，可是他却沒想到門口有雄骨預先分佈好的衛隊，有了什麼變故，儘足以阻止一切人的進出呢。

「項君，這是什麼話？」謝老兒聲調硬了些，想把牠壓下去，臉却不取貿然的板下來，然而笑容的確給恐懼趕去了。

「沒有什麼話；我是說：你這媒做得真好，拿兩個配不攏的人生拉活扯

地配上了，自己的飯碗問題也解決了，那真是諸葛重生，但諸葛萬不會會這樣無恥吧？」他的手已伸進袋裏。當牠捉住了手槍時，他大笑了：「哈哈！……」謝老兒想想，唯一的方法只有溜了。他把茶碗蓋在茶上面刮了兩下，把茶葉刮開了。就捧起來獻給雄霄。

「失陪了，頂君，我還有別的事情。」他接了茶碗，放在几上，臉上很和平。謝老兒心裏一寬，以為難關過去了，抬起身想走了。

「不准走！」

謝老兒很想拔腳就逃，但這一聲命令似的，雷似的聲音把他鎮住了，他偷偷的坐了，怔着，心裏却在想諸媚媚這位軍官的方法。

「不敢，謝先生！我有一件事要請教。」

「請說！」謝老兒聽見這一聲以為轉機來了，連忙把偽笑堆在臉

上。

這時，旁人看見他們神情不對，正想上來勸解，聽見了這一聲，便停止了，站在一旁瞧。

「請教別人的『生底幸福和自己底飯碗是那一樣重要？』」

「那自然是一生底幸福重要。」

「那麼，爲了自己底飯碗而犧牲別人的幸福——」

「狗東西——」

「該怎麼辦？」

那兔似的狡猾，獵狗似的機警的謝老兒也給窘逼住了！

那些女客給嚇得躲上樓去，愈天福怯怯的征在椅上，識相的都避開了，雄霄的老友只痛快快地圍住了看。

謝老兒向四旁看了看，雖然他底乞命的眼光是那麽地可憐，但沒有一個

人理他。他底臉漸漸地變成紫肝色，戰慄着，看着那危坐着着的裁判者。他幾乎想跪下去了。他知道這纔是最末日，他懺悔自己的罪惡，但還想伸伸。

他拿出手槍來，一把扯住謝老兒的馬褂底胸襟。謝老兒的戰抖的手護住了自己的胸襟，見沒有人來勸解，也沒有人來援救，便顧不得臉面，撲的跪下來。

「項……項君！……這一次！……」謝老兒禁不住接連的了磕幾個響頭。

他痛快地大笑。

他底老友也替他快意。

「狗！……你也要命嗎？……你作了幾十年的惡，享了幾十年的福，還不夠嗎？……你可知道最後的裁判終於逃不掉的？……哈哈！……我的血流夠

了，今天我要流你的血！——唯有血才可以洗盪一切！——唯有純潔的血才能消除卑鄙的血！——懂嗎？——今天是我底報仇的日子，我要你的命，我要喝你的血！——」他看着匍匐在地上的叩頭的，卑鄙的謝老兒，許多恨毒全聚在眼中。手槍對着謝老兒底底胸了！

在最後一刹那，謝老兒還希望有什麼僥倖。——他想也許他底心會軟下來，也許突然地會有巡捕進來，也許天上會落下一位菩薩來，於是他就念着阿彌陀佛，暗暗地祝禱上蒼。

但底希望是徒然的，槍彈射進他底大腹了！——雄雉的滿懷仇恨，年來憂鬱都跟着那顆子彈發洩了，他把手在謝老兒淌着血的腹上一抹，把那舌頭舐着了。

「原來你底血也是紅紅的，原來你也是人類！」哈哈！——他又大聲笑着；他瞥了一下俞天福，他正戰抖着，看見他瞥他，就抬起恐懼的，哀求的

眼光，像要跪下去。「法貨！——便宜了你吧。」
現在他覺得他底工作已完了，他底仇也報了，他底最後的一滴血也可以流了！——就對着胸膛開了一槍，但厚闊的胸膛，暫時儲藏一顆手槍的子彈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他並不倒下去。

「雄兒！」——彷彿是媽在喊。

霞玉底臉又浮在他底面前，在血花中，他看見美麗的臉含着感謝的淚在向地微笑；他下意識地覺到自己的不願死。

也不顧衛隊，他昂然地在衆人的驚異與駭訝中，穿越了輝煌的禮堂，走出去了。

他愕然的到了靜安寺路，進了他底姑母家。

他看着滿堂對他注視的，混雜着的男女賓客，便想到今天是她進烏籠的日子了！

他第一個注意到的，是給姑母攬在懷裏哭泣着的袁俊。

「姑姑總要出嫁的，傻孩子，這有什麼哭的，過幾幾天又要回來和你頑了。」姑母這樣撫慰着，也禁不住拿手帕去揩自己眼角底淚，——霞玉送不多是地底親生女兒。

這些話像針似的刺着他的心。他已在海潮般的賓客中用迅速的，銳利的眼光，鷹似地找到了劍君和盈；他們也看見了他。

「怎麼你也來了？」她看見他臉上的傷感中透着的喜色覺得奇怪。

「啊，雄弟回來了！」劍君瘋了似的衝過來，握住他底手。

「是的，我回來了，我在今天回來了，在她出嫁的一天回來了！」他

在久別乍逢的歡欣中透着悽惶。

他們緊握着手，彷彿給這聲音震鬆了似的，軟了下來，終於垂着了。

羨俊從姑母的懷裏掙脫了跑來要他抱。他剛把他抱在手臂中，却見媽媽在歡笑中合着淚，伸着雙手，戰抖着過來。她年來哭兒子的眼淚使她顯得得老了：憔悴了！

他覺得自己不該在年青有爲的時代死了，何況又有這許多捨不了他的人！

「雄哥哥，你原來做官去了，扔下我，可怪寂寞呢。」羨俊的淚收了進去，換了天真的笑容。他又抱着雄哥哥的頸兒，悄悄說道：「姊姊從你去了以後整天流淚呢！」他又悽然的流出兩行兒童的悲哀底象徵的兩行淚來。「姊姊今天要出嫁了！」他捧着底臉。「雄哥哥，我不愛那個姊夫，我喜歡你；你本來是我的姊夫，爲什麼現在不做了？」

這些話像劍刺似的刺過他的有重創的心，使他底舊傷從新發痛。他無語，輕輕的吻了他一下，向年來哭他的慈母迎去。羨俊玩着他軍服上的銅

鈕扣，在他底天真童心中，以爲失了姊姊，又得了雄哥哥，也足夠安慰自己底愁痛的了——但那知道雄哥哥已聽得了死神的號角，也不是他的呢！

他底媽上來，一把抱住了他，悲喜交併的熱淚從頰上垂下來；默默無語地對抱着，因爲最重要的話已在靈魂中交流了。

他府爸爸也已認出了他，站在一旁，難得的眼淚在他底頰上掛着，——嚴父的淚比誰都悲痛！

歡容也從淚光中尊嚴地映現出來。在人家底歡樂的新婚的禮堂做背景中，幾個久別的親人又遇見了，而在兒子底胸膛中已有一顆子彈存在裏面，血正在維也納的軍服上滲出來；做媽媽的和做爸爸的還不知道道剛在抱的愛兒又要要在他們底懷中消逝，又要要在剛會面的一刹那間永久的死離；天下最悲傷的事怕盡萃於此了，怕莫過於此了！

而做大人的還在祝禱上帝的慈悲，慶賀這該崇拜的偶然，而在臉上顯現着歡樂的笑，在將要昏花的老眼中飽滿驚愛的淚笑！

在旁的人，除了別苦，也不由掩面哭泣

了。哭得最傷心的是他底二姨，那大半是爲她底愛女要像禮物般送給一個富商的兒子，她底不體面的女婿了。

百忙裏，盈盈收了淚進去喊霞霞。

雄骨覺得創口一陣陣痛，知道槍傷在裏面發作了，不由痛心地喊了聲「媽媽。」

「雄兒，你終究回來了，可憐……！」

他底二姨覺得太不像樣了，禮堂竟充滿了凄風慘雨似的哭泣聲，便揩了淚，笑道：「雄兒，你穿了軍服越發英俊了。」

啊！親家母，還有什麼可哭的，這樣一個好兒子回來了，榮歸故鄉了，還要傷心什麼！」

「女婿」二字又像劍似的刺痛了他底心，他底新舊創痕的刺痛使他支持不住，他實在要倒下去了。他便放了媽媽。他剛想放下漢俊，他却猛然

在作底胸膛上拍了一下，說：「雄哥哥，讓姊姊去出嫁吧，我不要她了；我跟你打外國人去。要是在家裏劍哥哥有了鴛姊姊了，不肯跟我頂的。」

「嗶呀！」那一下正拍在他底劍口上，他痛得當不住喊了一聲；蹣跚地退後了幾步，拿手護住了劍口，把羨俊放下來。

他的媽媽和爸爸全趕上去問他怎麼了。他看了他們將就衰老的體態，驚惶愛護的神情，只得苦笑著說不相干。

「嗶呀！……血呀！」羨俊立著，抬起頭望他，小手上染滿了血。

「雄哥哥，你怎麼胸膛上有這許多血？」

劍君鎮定地跑上來，扯開了他的手，已染紅了血，胸前更是一大塊。

「你……用什麼自殺的？」

「這……！」他的聲音微弱下去，到後面簡直不能辨認了。他把手槍拿出來交給劍君，身子搖晃了幾下，便跌倒了。

「雄兒，我又要失去你了吧？」唉，又要失去你了，失去你了！……」他底意識漸漸地模糊起來，但還辨得出這是媽媽底聲音；他竭力想回答一聲：「媽媽！」然而他的聲音已連使別人聽見也不能了。他只見許許多人，紅木的琉璃堂燈，彩球，喜幛和桌椅在眼前跳舞，漸漸的只見人底眼淚珠了，一個個含着驚惶的，苦乾的，悲痛的，和各種不同的淚。後來只見天花板了！

「雄弟，你不奮鬥了嗎？你示弱了嗎？」劍君毅然地但含着淚說。「這些血是你最後的血嗎？你忘了你的使命嗎？你忘了那朵薄命花嗎？你不想報仇了嗎？」

最後的兩句觸着了他底神經，閃着淚珠的眼波倏地一閃，他一睜眼，支持着這最後的一刹那。「不，我殺了！謝老兒了！」他說話時，已誰也看不見，只見零亂的一片，接着他底意識像大石往海底下沉似的，直向下沉。

沉下，沉下，沉下，終於他失了知覺。他再也看不見人間世了，他再也聽不見身旁的哭聲了，他再也不會知道這時霞玉正穿着新嫁娘的衣服跑出來慘然地跪在他底身旁了，他再也不知道這時劍君正摸着那把他給他的手槍看着他底愛妹躊躇，而且一股不可遏抑的勇氣正在這位貴公子底心中洶湧着教他折了那朵薄命花了！

不知過了多久，他覺得一滴冰涼的東西，落在他劍口上；漸漸地他聽得有人在喊，起先是隱約的，時斷時續的，後來重了，能辨清楚了，只是一片雄哥雄兒底混雜。他悠悠地睜開眼來，只見霞玉跪在左邊，媽在右邊流淚，並不大聲哭，才明白自己只暈去了一回兒。愛人的淚和慈母的淚一顆顆落在他的劍口上，和他底血起着交溶。他伸出手來握住他底媽的手。

「媽媽！——兒子畢竟又……捨棄了你老人家了！」

「女兒，你好好地去吧！無論你去的地方是天堂或是地獄，……總等等一等你媽吧！……你媽再過幾年也就來了！」這幾句引起了滿堂的人底傷心淚，沒有一個不掩面哭泣。

「唉，雄哥哥自殺了，姊姊出嫁了，叫我跟誰頑呢？」羨使用小手指拭着淚到媽媽懷中伏着哭，他底天真的悲傷引起了他媽媽底如溝的悲淚。

「玉妹，我——我畢竟非見到你不不可嗎？」他底聲音又做弱下去。

「這……這是我為你流的，最後一滴……一滴血了！」他底眼又漸漸地闔上去，話又幾乎不能分辨了。「我已殺了那狗東西——東西，謝老兒，總算復了仇，洩了恨！……」以下只是嘴脣的微動，話是聽不出了。

突然一個沉毅的聲音震動了正欲縱聲大哭的霞玉與雄骨底榻，這正是劍君的聲音，他捏緊了手裏底槍。

「過來，玉妹！」

霞玉驚異地過去，他舉起槍對準她底胸口只一槍。鮮紅的純純潔潔的血在她底新嫁娘的衣服的胸脯上淌了出來，她咬着牙一聲不喊，正要倒下去的時候，劍君已過來抱住了她。她倚在他的懷裏睜開眼來溫柔地微笑着，對她哥哥說：「謝謝你，我的好哥哥！」

劍君在衆人底驚異中把她輕輕的放在地上，擲了手槍，然後過去跪在雄霄底身旁握着他底已涼的手道：

「這朵薄命花是沒勇氣自殺的，她只會流淚！你雖酷嗜嗜流血，但我知道你不忍下手！與其讓她她在俗夫手裏憔悴，不如讓我折了她吧！現在你底血盡了，她底淚也流完了，你好好兒的去黃泉之下安息吧！在這最後一刻刹那，她終究是你的！」淒涼寂寞然而華貴的笑浮上了他底臉，他站了起來，淚也跟着落下來。

雄霄劍君霞玉正在饒慶的大哭中顯現了勝利的微笑，漸漸的斷了氣。

劍君扶起了跪在靈玉尸旁哭着的嫺嫺，這一對對幸福的大妻相對微笑了。
「這一對可憐的情人！」他們互相偎倚着，看着躺在地上的一個穿紫緞也納
軍裝的青年軍官的尸首和一個穿着富麗的新嫁娘的衣服的薄命命花。
堂上的紅燭燭輝燭着！

在一片號哭聲中，命運之神神露着牙齒齒猶然地笑了！

二十三日，五月，一九二九年，於國施堂。

我賣了青春

張國瑞著

實價四角

本書比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更要頹廢，比王爾德的沙樂美更要悽豔，一種哀怨的濃膩的無可奈何的熱情，寫出了近代人抑鬱的苦悶的悲狂。著者是一個世紀末的病患者，在頹廢狂熱的情緒中，大胆無畏地寫出了腥紅的朱脣，顫動的乳尖，芬芳濃烈的紫酒，妖豔狂惑的歌姬；爲著者兩年來失望的幻滅的追悔的頹廢的悲涼的詛咒。全書風格措辭，充滿了酒一般濃鬱的情調，實爲晚近時代轉變中不可多得之力作。

上海芳草書店出版

